

金鋒 著



劍魂離母子



金鋒著

劍魂離母子

第八集



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

金瓶梅

金瓶梅

卷八

目次

- 第卅六回：燭奸謀破暗伏癩道姑敵雙雄……………五〇一
- 第卅七回：妙計奇生壯志未酬義士殞命……………五一三
- 第卅八回：半夜闖衙劍氣騰宵巨奸魂飛……………五二八
- 第卅九回：矢復漢江山孟郡主劃策太原洞……………五四二
- 第四十回：凜驚先皇詔乾隆帝被困綏威殿……………五五六

第三十六回：燭奸謀破暗伏癩道姑敵雙雄

湊合得正是時候，好一個管寒溪，全不慌亂，首先一提腰勁，用了個「燕子鑽雲」的身法，嗖的直竄起來；邵、岳兩人的雙刀和雙拐齊齊走了空招，管寒溪凌空一轉腰身，劍交左手，疾如風發，一招「橫磨十萬」，截斬邵天華的頸項，接着左脚一曲，右脚向後反踢岳正平面門，這一着是武當花樁神打的手法，名叫「鼎湖乘龍」，一招同時進攻兩人，邵、岳不由心裡一驚，急不迭忙的矮身向後竄，管寒溪大奮神威，長劍一引，左掌右劍，揮揮霍霍，跟這兩個大內衛士殺得難分難解，不分勝負！

這時候史承澤已經脫出清兵包圍，一溜烟般跑得沒影無踪，另外兩個小俠凌志輝、凌雲燕呢？却跟清宮衛士侯景茂、高炎元分別交手，戰做兩對，侯景茂用的是喪門長劍，跟凌志輝的兵刃一模一樣，正是銖錯並較，旗鼓相當，女俠凌雲燕却跟高炎元的吳鉤劍戰在一起，她一邊跟高炎元鬼起鶻落的交戰，一邊注意着和坤，只見這奸相被幾名清兵從地上抽起來，由一個游擊武官保護着他，退向後隊，凌雲燕突然心生急計，向高炎元舉手一揚，嬌喝一聲：「着！」高炎元以為她打出暗器，下意識地扭身一閃，凌雲燕趁勢一幌身，使了個「黃鶯落架」的身法，一溜烟也似的搶過高炎元身邊，玉臂一揚，嗤嗤，發出兩支凹背亮銀鏢，射向和坤背後，這一下出其不意，攻其無備，凌雲燕射出來的亮銀鏢，飛過那游擊武官的頭頂，眼看就把和坤要打個正着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側面呼的一响，飛過一

條黑影來，這黑影來勢比凌雲燕的暗器還快，抖開袍袖一揮，叮噹兩聲，竟把這兩支鏢拂落塵埃！

那個倒飛回來的黑衣人影，不是別人，正是癩道姑洪仙韻，她不是撲向金弓郡主孟絲倫的嗎？怎的一下子折了回來呢？原來癩道姑洪仙韻的為人，十分靈警，她發覺山口埋伏敵人之後，登時明白過來，對方這次幾面埋伏，猝然而出，項莊舞劍，志在沛公，不用說也是爲和坤而來了！洪仙韻立即用了個「燕子旋飛」身法，呼的折轉身來，恰好落在和坤馬前，看見他的坐馬背鞍空空如也，不禁嚇一大跳，以爲和坤遭了刺客毒手，癩道姑對和坤雖然沒有甚麼好感，不過他畢竟是中堂相國，又是乾隆帝身邊最寵信的人，萬一有了差錯失閃，對自己面上也不好看，洪仙韻着急之下，再一聲身飛掠起來，要找和坤下落，恰好看見凌雲燕飛出銀鏢，癩道姑立即使出「飛袖流雲」的功夫，一抖袍袖，打落銀鏢，她還趁勢抓攫凌雲燕，刺斜裡噙噙連响，又飛過一大蓬彈雨來，這陣彈子空前繁密，足有四十幾顆，每一粒都是瞄準了自己的要害，洪仙韻十分忿怒，却又不能不架，她把牙關一咬，身子凌空急轉，兩袖用勁一揮，護住了自己的頭臉，把奔向眼目咽喉的彈丸，盡行拂落，打向自己下身的彈丸呢？癩道姑却絕不理會，任由它們打在身上，她因爲內功精湛，鐵彈子打在身上，夷然無損，不過引起一陣火辣辣的疼痛罷了！

洪仙韻瘋的向地一落，遮在和坤面前，凌雲燕已經被高炎元回身截住，戰在一起，這時候側面呼呼兩响，飛過兩個人來，正是天山大俠史存明和金弓郡主孟絲倫，史存明一聲大喝：「洪仙韻，你本來是個出家人，隱居塞外，跟清廷風馬牛不相及，今天却來做奸相和坤的走狗！好不要臉！」癩道姑見了史存明，委實有點心寒，她並不立即回答對方的話，先向那游擊武官道：「聶雲雄，你保護中堂

大人快退！一切有我，放心走吧！」這武官正是蘇州游擊聶雲雄，轟諾一聲，挾着和坤，飛身坐上馬鞍，潑刺刺的衝入清兵後隊去了，金弓郡主望着聶游擊的人馬背影，嗤嗤嗤，發了一陣連珠彈子，癩道姑不慌不忙，袍袖一抖，搶在那陣彈子的前頭，烏金短劍由左向右一絞，她這一招名叫「獨鷹落群鴉」，孟絲倫的彈子吃她的劍光一盪一決，紛紛落地，史存明看見癩道姑居然有這樣的本領，暗裡喝了聲彩，挺劍叫道：「姓洪的，你有這般高強本領，却去充當胡奴，明珠暗投，真正可惜極哩！」

癩道姑醜臉一繃，冷冰冰的說道：「好本領嗎？那不見得！你們賢孟梁那一位上前賜教，還是兩位齊上？」她這兩句話明明是擠史存明的台，因爲以史存明這樣身份的人，那裡能夠說出以兩打一的話？他只好向妻子搖了搖手，叫道：「娘子退下，讓我一個鬥她！」孟絲倫看見自己這一次用乾隆皇帝做釣餌，誘捕和坤，大計將近完成，那知道癩道姑洪仙韻突如其來，破壞了自己的計策，心裡非常不忿，冷笑說道：「明兄！你再跟這癩蛤蟆動手嗎？不要再顧仁義道德，砍下她的鞋底便算，這回連她的腳掌也砍下來，叫這厮知道做走狗的報應！」金弓郡主說的是十幾天前縹渺峯頂交手的事，癩道姑不禁醜臉泛紅，喝了一聲：「胡說！」嗤嗤嗤，一剎那間刺出五劍，這是「厲鬼附身劍」裡面「五鬼運財」一着，五朵劍花，分開左右上中下五個方位，同時刺到。

史存明過去跟癩道姑洪仙韻交過三次手，兩次在北天山，一次在縹渺峯，已經摸熟了對方這種飄忽無定的打法，他不慌不忙的斜出一劍，「笑指天南」，運劍一拖，劍尖發出內勁來，把癩道姑抖手發出來的五個劍點，完全吸收到自己的劍光圈內，洪仙韻看見史存明只一照面，便跟自己比鬥內勁，不禁大吃一驚！她立即翻臂掉腕，烏金短劍劍光一閃，由上路走了下路，撇斬史存明的腳脛，那知道

史存明今天決心要在衆目睽睽之下，叫癩道姑大大的出一回醜！洪仙韻這一改變劍路，他立即勁貫劍尖，「畫龍點睛」，倏的向下一指，點中了癩道姑烏金短劍的劍身，鐺鐺兩聲，如磁吸鐵，史存明的斷虹劍跟洪仙韻的劍連在一起，癩道姑猛然醒悟，叫了一聲：「不好！」舉臂一揮，要把史存明的劍直彈出去！

誰知史存明就這兩劍相觸，一剎那的工夫，已經把自己的真力內勁，貫注在癩道姑的烏金劍上，就像用極粘稠的膠水，把它粘連住了一樣，他雙腳向上翹起，身子被癩道姑舉在半空，衆清兵看在眼裡，不禁齊聲吶喊！

按照常理，一個人的身子起在空中，已經失了任何憑藉，可說處在必敗境地，所以武家跟人動手，最忌身子懸空，除非是躲避敵人暗器，或是化解對方煞着，這叫做萬不得已！可是史存明傳了天池三老的絕藝，功力非比尋常，故意走這一下險着，他要把生平悟出來的武學精微訣要，顯給癩道姑看，要她死心塌地折服！史存明身子剛才起在半空，立即把三陰滅陽掌的真力，假借自己的斷虹劍，當作橋樑，源源不絕的灌注到洪仙韻的烏金短劍上，也即是壓到癩道姑本人的身上！只見癩道姑滿頭青筋暴現，起先還要顧存面子，用單臂擎實劍，拼運內功對抗史存明的壓力，過了兩三盞茶光景，她再也支持不住了，雙手齊握劍柄，脚下像推磨也似的，左繞右轉，步伐有如沉雷，要硬用本身的內力，把史存明的斷虹實劍甩脫！

那知道史存明的三陰滅陽功勁，却是與衆不同，後勁越久越強，癩道姑雙手擎劍，起先還可以跟對方抵抗，用內勁抗內勁，鬥了一個旗鼓相當，但是時間一久，便覺得史存明的勁力，越來越重，舉

個譬喻，她就像練舉石鎖（即是近代健身的舉重）一般，起先是二百斤重量，壓在雙臂之上，接着是四百斤，稍久是六百斤，接着是八百斤，到了後來，竟然是一千斤，癩道姑覺得雙臂疼痛欲折，兩腳起先還可以左右走動，換氣轉力，此刻却是連雙腳也提不起來了，緊緊釘定地面，到了後來，腳下的泥土漸漸下陷，變了兩個半尺多深的坑洞！

金弓郡主看出癩道姑的狼狽，不禁哈哈大笑，這一來連管寒溪、桂月娥，凌家兄妹四位武當小俠，跟侯景茂、焦春雨、高炎元、邵天華、岳正平這五名清宮衛士，也停止了戰鬥，個個回過身來，看這幕相鬥的奇景，只見史存明起在空中，神態優閒，只用一柄長劍抵在癩道姑烏金短劍的身上，洪仙韻便像雙手挽了千斤重物一般，滿頭大汗，面色青一陣紅一陣，頭頂冒白烟，口裡不住呼氣，大家驚奇得莫名其妙，舌橋不下！

隔了頓飯工夫，管寒溪已經看出其中道理來，笑道：「賊道姑，你平日一向欺慣了小輩，今回真正逼着對手啦！把黑鐵劍拋掉，乖乖的認輸吧！」這還不失爲一個聰明的方法，因為這種內力比拚，全憑真實功夫，絲毫沒有取巧迴避的餘地！癩道姑的內功造詣，本來就及不上史存明，如果苦苦相持下去，必定內腑重傷，吐血暈倒而後已！不過洪仙韻是個性子倔強的人，她那裡丟得起這一份臉面？更捨不得這一柄許多年來，相依爲命的烏金短劍，正在進退爲難之間，刺斜裡呼的一聲，一條人影向自己身邊撲到！

撲過來的不是別人，正是乾隆帝貼身侍衛裡面，本領最强的小安子！他本來是給史劍虹兄妹用調虎離山計引走的，怎的又會到這裡來？大有加以說明的必要，原來小安子是個非常聰明乖巧的

人，他追逐了史劍虹兄妹一陣，忽然聽見喊殺聲音，猛地醒悟過來，叫道：「不好！今番中計！」小安子馬上醒覺今天晚上，所謂拯救乾隆皇帝，全是假局，那個告密的史承澤，也是叛逆同夥，敵人把自己引誘到這裡來，一定是專心對付和坤，小安子想到這裡，更不戀戰，倏地折轉身來，一溜烟向山外跑去！

小安子這一下臨陣退縮，倒出乎史劍虹、史凌霜兄妹兩人意料之外！小英雄高聲叫道：「二妹，這小子不上當，咱們快纏住他！」那知道小安子的輕功造詣，遠在他們兄妹之上，不到半晌，已經跑得沒影無踪！

且不說寇東萊和一班清兵，繼續在草坪上跟岳金楓纏戰，再說小安子擺脫了史劍虹兄妹的糾纏，飛也似的，直向來路跑回，很快的回到茅山下，他瞥見癩道姑洪仙韻和史存明兩劍交加，比試內功，洪仙韻滿頭大汗，顯見得十二分吃力，小安子心中着急，拔身一幌，用了個「燕子穿簾」的身法，猛向身懸空中的史存明拼撞過去！

史存明用三陰滅陽神功，把洪仙韻逼得透不過氣來，只要她頭上冒完了白烟和熱汗，緊接着流冷汗（即是虛汗），大功便告成了！因為癩道姑每流一陣虛汗，身上的精力就要消耗一分，卒之虛脫暈倒而後已！可是小安子這一飛身頂撞過來，情形又不同了！史存明把滅陽功完全聚到持劍右臂上，身體成了一個空架，小安子却在這時候橫來一手，史存明只好把身子一翻，讓過來勢，兩腿反勾腳踵，向後一鉤，脚尖向安順海兩眼踢去！

他這一下是無可奈何的招術，因為在史存明的心目裡，只要把小安子逼得向後一退，自己妻子孟

絲倫立即可以飛身過來，把他截住，這樣一來，自己豈不是仍舊可以用內勁壓逼癩道姑嗎？小安子却是個行家，他看見史存明的鉤腳反踢，不慌不忙，施展擒拿手法，反腕一抄，抓住了史存明的腳腕，往外一推，這樣一來，史存明便全身不由自主，向前面拋出去！癩道姑的身上，登時如釋重負！

幾個清宮衛士首先喝起彩來，小安子這一下可說解救及時，挽回了洪仙韻失敗的局面！孟絲倫勃然大怒，再也不假思索，一拉彈弓，嗤嗤嗤，一陣連珠彈雨發出來，向小安子身上打到！

小安子這一下逼退了史存明，十分自負，哈哈一笑，正要說幾句挖苦對方的話，冷不防一股勁風，挾着無數彈丸，向着自己飛到，安順海嚇了一跳，他要施展千手觀音的接暗器手法，却是來不及了！只好矮身向地，骨碌碌的就地一滾，任憑他閃得快，小安子的肩背腰腿，中了四顆彈丸，疼得他幾乎失聲叫喊，癩道姑緩了口氣，一個箭步倒縱回清兵人叢裡，叫道：「快走！」清兵在史存明夫婦出現的時候，已經沒了鬥志，聽見洪仙韻這樣一叫，立即惘然退走，連侯景茂等五個清宮衛士，也返回清兵隊伍裡，管寒溪四人還要乘勢追擊，史存明廢然說道：「不要追趕，今天一着棋差，便宜了和坤這奸相，讓他溜走，單單追殺這些清兵，也沒用處，還是由他去吧！」四小俠只好止住，這時候山口裡突然衝出一隊清兵，個個身上帶傷，情形狼狽！

這一隊清兵正是補老怪寇東萊、侍衛領班樊威帶進青林坡去，打算捉拿叛徒，救回乾隆帝的一支突擊人馬，結果中了敵人的埋伏計，不但找尋不着皇帝，還被人家大殺一頓，寇東萊在山谷裡和岳金楓展開遭遇戰，殺了一個棋逢敵手，勝負難分，但是另一方面，史劍虹、史凌霜兩兄妹因為追趕小安子不着，索性折了回來，向清兵亂砍亂殺，這兩位男女小英雄有生以來，還是第一次和清兵正面交

鋒，格外抖擻精神，衝進清兵人叢裡，劍刺掌打，飛舞來去，剎那之間，傷在他兄妹兩人劍下的清兵，已經有六七十人，其餘的清兵不禁心胆俱戰，有一些怕死的兵弁，看見史劍虹兄弟十分兇勇，自己犯不着以卵敵石，白白送命，吶喊一聲，奪路逃走，一部份兵士這樣逃跑，其餘的看在眼裡，紛紛效尤，個個悻悻娘生少了兩條腿，一哄而散！

寇東萊正在那裡跟岳金楓苦戰，看見士兵紛紛四散，不禁又急又怒，痛恨這些兵勇太過膿包，平日對老百姓這樣作威作福，等到要派用場的時候，一點用處也沒有！他這樣的想着，心神微分，岳金楓趁勢展開連環奪命劍，嗤嗤嗤，「鐵鎖沉江」、「專諸獻鯉」、「撥雲見日」，一連幾劍，全是進手招式，賽似暴風疾雨，寇東萊迭過險招，他陡的一聲怪嘯，把心一橫，身子貼地一捲，使出地堂鞭法，翻翻滾滾，向岳金楓反攻過去！

這一下並不出岳金楓的所料，因為寇東萊的本領，是桶子功根柢，這種功夫是隨地滾轉，跟隨敵人脚步移動飛舞來去，就在地面上打擊對方，岳金楓却是會家不忙，用「沾衣十八跌」的功夫沉着應戰，他把兩條腿釘在地上，半步不移，敵人向東，他就向東，敵人向西，



向小

他就向西，從容化拆，伺隙進取，寇東萊的桶子勁雖然厲害，也奈何不了岳金楓一分一毫，他兩個一高一矮，一站一滾，鬥了四五十合，史劍虹兄妹已經殺散清兵，飛步趕到，高聲大叫：「躲在桶子裡的老賊！快來納命！」

寇東萊苦戰岳金楓不下，看見對方來了幫手，這一男一女正是天山大俠史存明的兒子和女兒，不禁大吃一驚！想着自己帶來的兵勇已經星散，樊威和小安子又不知逃到那裡，自己一個人孤掌難鳴，還是三十六着，走爲上着！他立即就地骨碌碌的一個滾身，捲出三四丈外，跳起身來，像旋風也似的，逃得沒了踪影！



孟絲倫勃然大怒，一拉彈弓，連珠也似的彈雨，向小

這些清兵就是由青林坡裡面逃出來的，史存明看見他們情形狼狽，不忍趕盡殺絕，任由他們衝出山口，這批活像喪家犬也似的清兵，好比遇了皇恩大赦，跟癩道姑這批清兵會合一起，匆匆撤退。

史存明看見清兵退得沒影無踪，不由嘆了一口氣道：「這次捉拿和坤不成，真正是人算不如天算！」孟絲倫道：「假如你不是爭強好勝，要一個人制勝癩道姑洪仙韻，任由我們上前，已經把和坤捉了！事情既然這樣，大抵是和坤那奸賊命不該絕，這裡不要再逗留了！天色一亮，清兵大隊人馬就要到來，咱們走吧！」史存明猛地醒悟起一件事來，叫道：「噢！鵬兒到了那裡？」

他說的是狄鵬舉，原來這一次金弓郡主在茅山設伏，爲了要使小一輩的弟子增長閱歷，除了鐵簍銅拂兩人，留在西天目山，監視乾隆皇帝之外，其餘史劍虹、史凌霄、狄鵬舉三位小俠，連同管寒溪、桂月娥、凌志輝、凌雲燕，總共七位少年英雄，一同到茅山來，參加誘捉和坤之戰，現在各人俱在，單獨不見狄鵬舉，史存明不禁着急起來，向兒子女兒道：「鵬兒不是跟隨你們一起埋伏青林坡，邀擊清兵的嗎？怎的單獨他一個不見，快找他去！」

話聲未絕，山坳入口處現出一個人影來，背後還伏着一個人，史凌霄一望之下，高聲叫道：「是狄世兄，他回來了！」大家連忙定眼看時，果然不出所料，狄鵬舉背着一個人，飛跑過來，滿頭大汗，他背着這個人，穿着清宮侍衛服飾，史劍虹拍手大笑道：「狄世兄真正來得好，他還拿了一個鷹爪哩！」

岳金楓立即飛步跑過去，叫道：「鵬兒，大家混戰時候，你一個人跑到那裡去了！你捉拿的是甚麼人？快快放下！」狄鵬舉把這人向地上一擲，管寒溪、桂月娥兩人看清楚了齊聲叫道：「哎呀！這

是樊威！」原來他們過去在紫陽驛行刺和坤，在虎丘劍池邊却持乾隆皇帝的時候，都曾經和樊威交手，這人是清宮侍衛領班，本領不弱，怎的會落在狄鵬舉的手裡，大家覺得十分奇怪！

狄鵬舉向師傅行過禮，方才說道：「弟子奉了史老前輩命令，在青林坡埋伏，邀截清兵，史世兄和史世妹現身出去，把那個叫做小安子的侍衛引走，我剛要過去助戰，便看見這姓樊的單身一個，逃向山坡出口，說也湊巧，他衝着弟子埋伏的方向逃跑，弟子情急計生，等他經過弟子身邊，出其不意的撲出來，把這厮攔腰一抱，抱個結實，兩個人齊齊跌倒在地上，大家就在地上翻滾滾去的肉搏，這姓樊的武功真強，弟子幾乎制他不住，好在師傅教給自己幾路擒拿手法，這時候正好派用場，糾纏了幾十個來回，他被弟子一下夾住頸項，用力一捏，又把他的腦袋撞向山石上，轟的一响，當堂把這厮撞暈過去，然後解下腰帶，縛了他的雙手，便把他捉回來了！」岳金楓看見狄鵬舉的額角青腫了一塊，手脚也擦破了幾處皮肉，知道是近身搏鬥的結果，心中十分憐惜，說道：「鵬兒，真個在難爲了你啦！這鷹犬留下來有甚麼用處，將他一刀殺了，把屍首拋到山澗去餵狼吧！」

狄鵬舉就要伸手拔劍，金弓郡主陡的叫道：「且慢！留下他的性命，我有用處！」史存明道：「哦！咱們要帶他回西天目山嗎？這段路程不近，我看別添累贅了吧！」孟絲倫笑道：「我又想出一條計策來了，就是要這姓樊的活着！閒話少說！走吧！」一行人立即起程，管寒溪等四俠立即抖開一個巨大口袋，將樊威塞了進去，然後沿着茅山山麓撤退，他們退去不久，茅山下果然開到幾千名清兵，將這一帶山嶺密密層層的圍住，然後入山搜索，一直搜到天色大明，可是史存明這一班人已經走出老遠，他們這一下賊過與兵，還不是馬後放炮嗎？那裡搜得着叛逆的影子，只有徒呼荷荷而已！

再說史存明、岳金楓這一行人，一路上晝夜兼程，三天之後，返到天目山內，史存明向金弓郡主問道：「咱們把樊威關在甚麼地方？叫他跟乾隆在一起嗎？」孟絲偷插頭道：「他兩個人千萬不能夠關在一起，如果這樣，我的妙計便不行啦！把他帶到中元洞去吧！」原來西天目山之上，洞壑幽奇，一共有太元、中元、下元三座山洞，乾隆帝就被關閉在太元洞內，由鐵簾、銅拂兩位真人陪伴，孟絲偷這樣的一說，岳金楓立即指揮管寒溪、狄鵬舉把樊威送到中元洞去，金弓郡主又向他們耳邊，低低吩咐幾句，岳金楓笑着點頭，依計行事不提。

半個時辰之後，樊威已經到了中元洞，管寒溪、狄鵬舉兩人解開了布袋口，把樊威由袋裡拖出來，這時候樊威已經醒轉過來了，他發覺自己在一座幽深黑暗的山洞裡，只能够藉着洞口透入的微光，看見洞中各物的輪廓罷了，自己身邊却站着三個短衣抄扎的人，個個面上戴了黑布縫製的頭罩，看不出廬山真面，樊威十分惱怒，厲聲說道：「大丈夫可殺不可辱，你把樊某擒到這裡，待要怎樣？」

一個身材高大的幪面人，哈哈兩聲洪笑道：「樊大人，真對不起，咱們把你帶到這山洞來了，這叫做人不殺虎，虎必傷人，我們是逼不得已，哈哈！」說話的正是岳金楓，樊威一聽之下，大怒罵道：「你們這班無法無天的反賊！」那知道他「反賊」兩字剛才出口，左邊的幪面人，半聲不响，驀地欺身上前，雙手左右開弓，拍拍，向着樊威面上重重的賞了兩記耳光，樊威被他打得面頰浮腫，眼冒金星，可是手足被綁，不能反抗，只有高聲大叫道：「折磨人的不算好漢，有種的把我一刀殺了！」

第卅七回：妙計奇生壯志未酬義士殞命

打樊威耳光的是管寒溪，岳金楓立即向他搖了搖手，說道：「賢姪退下！」管寒溪收手退後，岳金楓向樊威冷笑道：「你說我們是叛逆嗎？就因為這兩個字，我師姪要打你耳光！我來問你一句，你本身是漢人，還是滿洲韃子？我們要光復河山，你却替異族主人賣命，那一個是叛逆？」樊威被對方這樣一搶白，不禁滿面通紅，可是他仍然嘴硬充硬，喝道：「胡說！大清國龍興關外，定鼎中原，當今皇上英明睿智，四海賓服，字內昇平，民豐物阜，你們却要不自量力，擾亂地方，連累了老百姓，這還不算叛逆嗎？」管寒溪一聽之下，赫然大怒，正要再次上前，狠狠的擱他幾下耳光，岳金楓伸手一攔，喝道：「且慢！」

他喝退了管寒溪，方才向樊威道：「姓樊的，你剛才說的全是奴才話，如果照你說的天命攸歸，岳武穆不必捍衛南宋，還我山河，明太祖也用不着驅逐胡元，恢復漢家朝儀了！別看你做了大內侍衛的領班，平日端起架子，威風十足，你難道不會聽過前朝的血滴子，鬼死狗烹？還有，你難道不看見宮裡的滿洲侍衛，氣餒逼人，把你們這些漢人侍衛，任意凌踐？」這兩句話正正說中了樊威的心病，樊威不禁一陣面紅耳熱，嚅嚅着不能回答。

岳金楓看見樊威面現愧色，莊容說道：「姓樊的，咱們把你擒上山來，就是要看看你的為人，到底是不是涼血動物？死心塌地的給滿清做走狗，自殘同族？現在好了，你還有點知道羞恥，我也不難

爲你，好好的在這裏住幾天吧！」說着飄然去了，只留下管寒溪、狄鵬舉兩人在洞裏，監視樊威，這兩個少年俠士也沒有怎樣虐待他，按時送茶送飯，每逢拿飲水食物時，必定是一個人出去，留下一個人在洞裏監視，除了拿飲水食物外，管狄兩人閒來無事，就在洞中攀談，說的雖然是江湖瑣事，可是却偏重在官府怎樣欺壓小民百姓，旗人滿人怎樣凌踐漢人這一方面，比如官府對百姓苛征暴斂，清兵在民間白吃硬拿，旗人對漢人強蠻霸道，比如旗人住的地方，叫「旗下街」，漢人連走路經過也不准等等，總而言之，管寒溪跟狄鵬舉說的盡是亡國之痛，滅族之慘，故意給樊威聽，樊威雖然是大內侍衛的領班，平日在紫禁城裏，也受過滿洲侍衛不少閒氣，他聽了怦然心動，想道：「現在雖然沒有戰亂，海晏河清，原來在異族統治下，老百姓的生活這樣的不好過，我從前還以爲皇恩浩蕩，宇內昇平，說起來真是慚愧！」

過了兩天，岳金楓忽然進來，他這一回脫了面幕，含笑說道：「樊大人！這幾天生活好過嗎？」樊威經過兩天的薰陶洗鍊，心性已經大大改變，立即低頭說道：「岳大俠，我知錯啦！我知道過去的行為，上對不起祖宗天地，下對不起自己良心，真是……」岳金楓不等他說完，伸手拍拍樊威的肩頭，笑道：「行了，這才是好男子。閒話少說，我帶你去見見皇帝吧！」樊威吃了一驚道：「原來老爺給你們關在這裏嗎？」岳金楓點頭道：「不錯，你們的皇帝就給咱們囚禁在離這裏不遠的地方，你見他很容易，跟我來吧！」說着親手解了樊威的細身繩索，又給他活動筋骨血脈，樊威暗裏感激，跟着岳金楓走出中元洞，他這時候才知道自己站在半山腰裏，古木森森，遠山含翠，近嶺凝青，說不盡的雄奇磅礴，樊威迷惘的問道：「岳大俠，這一座是甚麼山？」岳金楓答道：「哦！這是西天目山哩！」

樊威聽了嚇一大跳，想道：「我是在江蘇茅山被擒的，怎的會到了浙江西天目山？這些人真正有兩手，把皇帝拿到鄰省來，怪不得官府找遍了江南，始終沒有法子找得着老佛爺的下落！」岳金楓似乎看破樊威的心事，笑道：「你覺得我們把皇帝捉到浙江來，很驚奇嗎？老實說一句吧！如果我們不是爲了成功一件大事，把皇帝帶到塞外的天山，西域的崑崙山去，也不足爲奇呢！」樊威更加嚇得汗流浹背，岳金楓道：「你既然來到這裏，不用胡思亂想啦！來來來！皇帝就在這裏！」

他帶領樊威朝着對山走去，走了六七里羊腸曲折的山路，不經不覺來到一座岩洞面前，這岩洞是一座絕大的幽壑，旁邊還有飛瀑流泉，水聲淙淙，涼氣侵人肌髮，岳金楓來到岩洞口，吱的吹了一聲口哨，洞口人影一閃，竄出兩個芳姿綽約的少女來，正是史凌霄桂月娥，看見了岳金楓，笑面相迎，岳金楓道：「霜兒！乾隆在裏面嗎？」史凌霄道：「哦！皇帝由鐵籠、銅梯兩位道長陪伴着聊天呢！」岳金楓道：「很好，你們守住外邊吧，如果看見外人，立即發出警號，知道沒有？」兩位俠女唯諾諾，岳金楓帶樊威直入洞裏，一連轉了幾個曲折，來到一個拱形的石洞內，忽然看見鐘乳結成的濃眉虬髯的道士，正是在蘇州大街上叫賣寶貝的道士，還有一個面容清秀的道人，正是在虎丘劍池邊給皇帝測字，結果把皇帝劫走的道士，中間坐着的不是別人，正是乾隆皇帝！乾隆皇帝看見樊威到來，不禁大吃一驚！幾乎振衣起立問道：「噢！你不是樊威嗎？怎的會來到這裡？」樊威滿面通紅，雙膝一屈，跪在地上，叩頭說道：「小的該死，小的沒有本事，被他們一併捉到山上來了！」乾隆帝

一聽這幾句話，面上勃然變色，岳金楓上前拍了拍樊威的肩頭，輕聲說道：「退下去！」樊威晏然醒悟，尷尬地站起身來，退在一旁，他向乾隆說道：「皇上！你的領班也叫我們生擒到這裡來，還有甚麼話說？」還是立定主意，轟轟烈烈，做一番大事吧！」

原來鐵簑銅拂兩人，這幾天來，陪伴着乾隆帝，聊天說地，不住的勸他光復漢族河山，還我本來面目，乾隆帝聽了未嘗不怦然心動，可是回心一想，皇太后在幕後掣肘，她手上還有雍正先皇帝的密詔，單單是這一着，已經可以掣自己的死命，何況還有全國各省的旗兵，自己不能調動，朝上的王公大臣，自己也未必能够駕御哩！以上許多隱衷和內在的難處，自己又不能當着史存明、岳金楓這一大班人透露出來，所以這幾天的時間，在乾隆帝眼裡看來，簡直好比捱了幾年！岳金楓這樣的一問，乾隆帝沉吟了半晌，不能回答。

岳金楓帶樊威進太元洞之前，已經受了孟絲倫的指教，他向鐵簑、銅拂兩人說道：「二位真人，如果皇上還不會想清楚，咱們索性帶他到塞外天山去，由他再想幾年吧！」這幾句話一說出來，乾隆帝不禁大驚失色！因為如果這班人當真把自己帶到西域去，關上幾年，太后必定冊立新君，到那時候，自己連皇帝也做不成了！他急不迭忙的回答道：「是是是！我立定主意啦！我本來是漢人，應該恢復漢家朝儀，重光漢族天下！」乾隆一說這幾句話，石屏風後面一陣哈哈大笑，轉出兩個人來，一個是天山大俠史存明，一個是金弓郡主孟絲倫，史存明笑着說道：「皇上來了幾天，這一句才像漢人說的話！」

乾隆帝望了樊威一眼，囁囁說道：「那麼，各位要把我放回去，方才可以進行大事哩！」岳金楓

冷笑一聲道：「是啊！皇上要回去然後可以做大事，假如皇上一回到金鑾殿，把一切許諾拋在九霄雲外，又怎樣呢？」乾隆帝不禁面紅耳熱，赧赧說道：「哦！各位如果不信，朕可以當天立誓！」岳金楓道：「當天立誓算得了甚麼？雍正皇帝還是做四阿哥的時候，何嘗沒有跟年羹堯和血滴子劍客立過誓約？結果怎樣？還不是兔死狗烹嗎？歷史上背約的皇帝多得很，幾時見過有守踐諾言的皇帝！」乾隆不禁着惱起來，說道：「疑人莫用，用人莫疑，各位難道要朕把心肝剝出來，給列位過目嗎？」金弓郡主大笑道：「皇上未免口不擇言了，心肝怎可以挖出來，我有一個方法！」

衆俠看見乾隆帝剛才說話的神情，十分勉強，他雖然答應恢復大漠河山，可是俗語說得好，人心隔肚皮，焉知道自己一放了乾隆帝，他不立時變卦呢？金弓郡主向來智足出多謀，說她來的方法，決不會錯，大家異口同聲問道：「孟郡主有何高見呢？」

金弓郡主並不立即回答，她向乾隆帝問道：「皇上，你身邊帶着一顆私人的漢玉綬章，是與不是？」原來從前的皇帝是天下至尊，一共有兩顆玉璽，一顆是傳國玉璽，存放在禁宮內府裏，遇到發生大事時候，（比如對外用兵，新君登極，改元大赦等等。）便拿出來應用，這一顆國璽是歷代相傳的，還有一顆玉璽呢？名叫「御璽」，是皇帝私人用的圖章，每逢皇帝處理私人事情，比如冊立妃嬪，誅殺大臣，與及向各省地方官府宣示詔令等，就用私人御璽，這一顆御璽是皇帝隨時帶在身邊的，孟絲倫這幾句話一說出來，乾隆帝怔了一怔，說道：「不錯，朕身邊有一顆御璽，你要把它留下來做抵押嗎？」金弓郡主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不是！留下你的御璽有甚麼用處？霜兒，拿文房四寶來！」史霜答應一聲，拿過紙筆墨硯，孟絲倫把紙鋪在地上，拿起筆來，一揮而就，擬了一道草詔，她向

乾隆帝道：「皇上，你照樣寫這一道詔書，拿御璽蓋了印，交給我們執掌吧！」大家合攏過來一看，金弓郡主寫的竟是：

「朕本前朝大臣閣老陳世倌之子，並非愛新覺羅氏血裔，未彌月爲雍正皇妃阿魯特氏偷龍轉鳳，携入禁宮認爲親子，余生父怯於皇室權勢，不敢明言，啞忍之而掛冠回里，比朕年長，一年巡幸江南，微聞此事，乃生疑竇，遂於正位四十九年孟春之季，偕幸臣和坤微服私訪江南，果然在天山大俠史存明處得睹浙江海門陳閣老之族譜，証實無訛，嗚呼！昊天不弔，余以漢人之身，竟爲清朝皇帝，上無以對祖宗天地，下無以對生身父母，茲與史存明、岳金楓、鐵簍、銅拂等立約，共謀推倒異族統治，光復大漢山河，死而無悔，倘有違背誓言，天誅地滅，神明殛之！」

下面書寫了年月日，衆俠看了孟絲倫這道草詔，方才明白過來，原來金弓郡主主要乾隆帝親筆寫這一道密詔，蓋上御璽，交給自已收藏，這樣一來，乾隆皇帝便有把柄落在自己手裏，不怕他反悔了！因爲這道密詔如果被自己一傳出去，必定天下譁然，尤其是給皇太后知道了，乾隆不但連位不保，恐怕連性命也要送掉呢！岳金楓、鐵簍、銅拂等對孟絲倫用心的慎密，暗裏好生欽佩！

乾隆帝看了這道草詔，不禁面上變了顏色，孟絲倫向岳金楓使出了個眼色，岳金楓立即會意，向金弓郡主道：「嫂子！皇上既然沒有意思光復漢家天下，咱們也不用強人所難，明天大夥兒離開這裏，把皇上帶到天山去吧！」乾隆一聽了這兩句話，嚇得魂飛魄散，連聲說道：「好好！朕照樣寫便是，何必要到天山去呢！」衆俠肚裏暗笑，乾隆帝拿起兔毫，筆落似鸞聲，就着金弓郡主的草詔，書了一道密旨，然後取出身邊御璽，就着硃砂，蓋了一方硃紅印，孟絲倫拿給史存明、岳金楓細看一

遍，然後小心收藏，金弓郡主笑道：「皇上決心光復大漢，寫下這道密旨，交給我們，我們放心送呈上御駕回鑾蘇州，剛才冒昧開罪之處，尙希皇上原諒！」乾隆帝真正是啼笑皆非，他向鐵簍銅拂二人問道：「道長，朕已經書就密詔，現在就動程回去嗎？」二道還未回答，孟絲倫已經說道：「皇上不用心急，我們打算再過三五天，一切部署停妥，方才送皇上回去，樊領班，請你過來！」樊威應聲上前，金弓郡主向他說道：「樊領班，剛才皇上說的話，你諒來聽得清清楚楚，皇上是萬乘之尊，還沒有忘記本來，爲了恢復大漢江山，你肯棄暗投明，替我們效勞嗎？」樊威熱血沸騰，不假思索的回答道：「小的已經痛悟前非，願意替各位效棉力，就是蹈湯赴火，樊某也死而無悔！」

史存明哈哈大笑，拍拍樊威的肩頭，說道：「樊兄這兩句話，真正不失英雄本色！咱們由今天起，志同道合，絲綸，交派他的工作！」孟絲倫向乾隆帝道：「皇上，咱們先放樊威領班下山，皇上如果有甚麼話，交他帶回蘇州吧！」乾隆帝看見孟絲倫肯放樊威下山，却不肯放自己，心裏暗自惱恨，不過他是個賦性陰鷲的人，喜怒不形於色，淡淡的向樊威說道：「你回去告訴和中堂，說朕在這裏身體很好，三幾天後便可以回到蘇州，知道沒有？去吧！」乾隆一邊說着，一邊暗自盤算，自己返回蘇州，必定要找個藉口把樊威殺了，以免留下後患。

樊威向乾隆帝叩了一個頭，方才站起身來，走出太元洞外，岳金楓陪着他下山，走到中元洞山腰附近，突然站定脚步，向樊威道：「樊領班，你在大內當了多年侍衛，你恨和坤不恨？」樊威不假思索回答道：「和坤那厮正是個壞透了的大奸臣，詔上凌下，賣官鬻爵，除了皇上之外，朝上每一個人都痛恨他，就是我們當衛士的，平日也無端端的給他罵，怎會不恨他呢？」岳金楓大喜道：「這就

行了，金弓郡主交下一個錦囊，叫你回到蘇州之後，如此這般的依計行事，和坤就是再聰明一點，也要着了圈套，宰掉了這個爲禍天下的民賊，勝似殺却一千個貪官污吏呢！」樊威大喜說道：「好！就這樣辦！」岳金楓叮囑了他一陣，陪着他下西天目山不提。

話分兩頭，現在不說岳金楓這一班人，在西天目山佈置一切，再說樊威下山之後，離開浙江省境，直向蘇州奔回，經過三日三夜，馬不停蹄，果然回到蘇州城裏，這時候乾隆帝失蹤已經超過十天，和坤和江蘇巡撫以下一班官員，真是廢寢忘餐，食不甘味！看見樊威回來，不禁喜同天降，侯景茂、高炎元、焦春雨、邵天華一班衛士，紛紛圍攏過來，異口同聲問道：「樊領班，你這幾天到那裏去？怎樣脫險回來呢？」「可見着皇上嗎？皇上怎麼樣了？」

樊威答道：「多謝各位關心，我這一次是私自逃回的，至於皇上情形，我要看見了和中堂才說！」大家把他簇擁進內堂，和坤和江蘇巡撫陸鍾麟，蘇州知府席寶琚，齊齊坐着，樊威向他們行過禮，和坤柔聲問道：「樊領班，你在茅山夜戰那一次，怎樣被叛逆拿去，見着皇上沒有？在叛逆監視下，怎樣能够逃出來？快說出來，如果救回皇上，這是奇功一件！」樊威看見和坤中計，心裏暗暗歡喜，便把岳金楓教自己編定的話，說了一遍，大意說自己在茅山那一場戰鬥裏，中了敵人的點穴法，跌倒在地，給兩個少年叛逆生擒了去，綁着自己眼睛，送到浙江東岸的四明山，和乾隆帝兩人一同監禁在一起，雖然沒有受到怎樣的苦處，可是一切行動，連同飲食大小二便在內，統統沒有自由，苦不堪言，監禁到第四天，叛逆因爲自己和皇上說話，便自不由分說，硬說自己和皇上通聲氣，把兩個人分別隔離，將自己關在另外一個岩洞裏，有天晚上，他趁着叛逆派人下山，到溫州採買糧食，監視稍

爲放鬆一點的時候，掙脫綁索，逃下山來，一路上還恐怕叛逆派人跟蹤，晝伏夜行，吃盡無數苦處，方才返到蘇州城，樊威爲了堅定和坤的信心，把四明山的形勢着實說了一遍，又把自己掙扎逃亡的經過，說得有聲有色，和坤聽了之後，向陸巡撫、席知府兩人低低說了一陣，陡的變起臉來，向左右一聲斷喝道：「把他綁了！」

這一下突如其來，樊威才一錯愕之間，旁邊已經撲過四名孔武有力的衙役，八條臂膊一伸，把樊威緊緊的抱住，樊威大叫冤枉，和坤冷笑道：「你這厮枉自受了朝廷恩典，吃皇上的俸糧，居然給叛逆當起黃蓋來了！哼！哼！你把本中堂當作三歲黃口小兒嗎？你說甚麼被叛逆擄入四明山，跟皇上關在一起，掙扎着逃出來，全是一派胡言！你以爲自己的謊話說得天花亂墮，却是破綻重重，試想一想，你是護衛皇上的人，如果不是勾通叛逆，叛逆怎會把你的性命留下來，不殺掉你滅口？還有你說逃走之後，沿路上晝伏夜動，艱苦備嘗，怎的你身上衣裳還這樣光潔，頭髮這樣整齊，連一點風塵疲憊之色也沒有，這不是明明說謊，幫叛逆來欺騙本中堂嗎？人來！打他一百竹杖！」原來孟絲倫定計的時候，卻沒有想到和坤本身也是透頂聰明的人，（假如他沒有一點小聰明，怎會奉承乾隆帝的意旨，把皇帝哄騙得死心塌地？）不易欺騙，而且一條妙計，決不能够舊瓶新酒，連續使用兩次，舉個譬喻，三國時候的諸葛亮，曾經用空城計騙過魏國名將司馬懿，可是打從三國以後一千四百多年，歷朝屢代戰爭，那裏還有一個人胆敢再用空城計欺騙敵人？金弓郡主在十天內，剛剛吩咐史承澤用過一回苦肉計欺騙和坤，現在又來再次做戲，換湯不換藥的騙第二回，怎樣能够瞞得過和坤呢！總而言之，這固然是和坤氣運正隆，未到罪滿惡盈的日子，但是另一方面，也未嘗不是金弓郡主的失策！

和坤燭破了樊威
的機謀，令衆差役把
他打得死去活來。



樊威估不到和坤燭破自己的機謀，不禁把心一橫，千奸相萬奸賊的破口大罵，和坤勃然大怒，連聲叱喝用刑，左右差役那裏敢有半點怠慢，立即拿起竹杖來，用力亂打，這些竹杖並不是尋常的竹棍，却是竹棍中心貫了鉛錫，本來尋常的竹棍不會打死人，但是竹心貫了燒熔的鉛錫，便不同了！一打下來，真正是皮肉不動，骨節全斷，一連打了二十多杖，樊威已經痛得死去活來，和坤見他差點斷氣了，方才吩咐差役停杖，喝道：「姓樊的，你把叛逆主使你的經過說出來，皇上真正藏在那裏，照直供說，本中堂還可以網開一面，饒恕你的死罪！」

可憐樊威已經被打得寸骨寸斷，有口難言，和坤喝了這幾句話，他過了半晌兀自不能回答，和坤又向左右道：「這厮執迷不悟，拼死不供，人來，準備給他站髮架！」站髮架也是酷刑的一種，方法是用一個鐵槓桿架，擺在廳中，這槓桿架的高度，豎立起來，剛好高過人身三尺，行刑時候，把犯人的頭髮解開來，挽了一個活結，穿在鐵槓桿上，然後將槓桿本身扯高，叫犯人兩腳離地，換句話說，整個身體的重量，全靠一把頭髮吊起來，痛苦之處可想而知！任你金剛鐵漢，也要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就的呢！樊威知道這種酷刑的厲害處，提起一點真氣，斷斷續續的說道：「中堂大人！我招認了！」和坤猙獰說道：「招認了嗎？早點說，就不用皮肉受苦啦！」又向左右叫道：「灌油！」所謂灌油是用一勺青豆油灌進犯人的鼻孔裏，這樣一來，不管怎樣受刑傷重的犯人，也起一點提神作用，叫他能够說出話來，總而言之，專制時代的官府，對於這問犯人口供，無微不至！差役果然端過一碗豆油，用鐵匙羹澆了幾勺，灌入樊威的鼻孔裏，樊威陡的雙眼一睜，奮盡全身一點餘力，拼力一掙，猛向正中座椅上坐着的和坤，撲了過去！

原來和坤這一次用酷刑拷打樊威，逼他說出叛逆的一切，倉猝之間，沒有擺設公案，樊威爬在地上，距離和坤只有五六尺遠，如果換了常人，受刑傷這樣沉重，當然是絕對難以動彈！可是樊威是乾清宮侍衛的領班，不管他的本領造詣怎樣，總算是個武功上乘的人，他拼着不要性命，在臨死前，也要向和坤反噬一口，樊威雖然受傷極重，他這拼命一衝一撞，居然撲通兩聲，撞到和坤面前，張開牙齒，惡狠狠的一口，咬住了和坤右邊的膝蓋，和坤嚇得魂飛魄散！一聲大叫，幾乎連人帶着椅子，跌翻在地！好在那些差役立即上前，將樊威一把扯下來，左右開弓，劈劈拍拍，向樊威的面上，一連打了二三十個嘴巴，打得他牙齒盡落，滿口順流鮮血，樊威突然拼起狂力，低頭向面前的差役一衝，轟隆，那差役被他撞得四脚朝天，跌翻在地，樊威也狂吼一聲，口噴鮮血，當堂死在地上！和坤真正是怒不可遏，向差役道：「這人萬死不赦，就是死了，也得要把他的屍首碎割凌遲，拖到蘇州闔門外的空地，戮屍示衆！」

所謂戮屍就是把一個犯人的屍首，由劊子用手用牛耳尖刀，將屍身上的肉，一塊一塊的切下來，最後挖出心肝五臟，委棄在地，任由野狗爭食，雖然說是人死無知，但是旁邊看見的人，也要驚心動魄，侯景茂、高炎元、邵天華、岳正平一班侍衛，平日跟樊威交好，看見他這樣不明不白的被和坤處死，個個憤憤不平，小安子更加沉不住氣，上前說道：「中堂大人，樊領班已經死了，念在他多年來供職大內，護衛聖駕，還是用一口薄棺，把他收殮了吧！」這幾句話即是勸諫和坤，不要把樊威死後戮屍，那知道和坤一聽之下，勃然大怒，喝道：「安順海，你不過是個小太監，皇上看得起你，把你提拔做侍衛罷了！你一個受了腐刑的人，居然這般大胆，挺撞中堂，人來，把他打三十棍！」左右差

役答應一聲，就要把小安子掀翻在地，侯景茂一班侍衛立即跪了下來，替小安子求情，異口同聲說道：「安順海年少無知，請中堂大人汪涵海量，曲予原宥！」和坤雖然跋扈，却不敢過於苛責御前侍衛，恐怕刺客萬一再來的時候，這些侍衛不肯替自己效死力，豈不糟糕，他裝做怒氣平息的樣子，說道：「本中堂待要重重責打他一番，你們既然代他求情，姑念初犯，饒他一遍，叫安順海滾出去吧！」小安子快快而出，由這天起，他開始對清廷有點離心，消失了以前的熱忱，這是後來的話不提。

和坤發落了樊威之後，向陸巡撫問道：「叛逆躲藏在四明山之說，可信不可信呢？」陸巡撫道：「中堂大人，咱們到了今天，只可以死馬當作活馬醫，就是皇上萬一出了差錯，皇太后懿旨交下來，咱們也可以減輕一些罪名，事不宜遲，立即派兵到四明山去！」和坤道：「慢着，咱們當然是一定去，不過也要有去的方法！」他向典籍官問道：「四明山是浙江那一府管轄的？」這典籍官名叫做張允冲，稟道：「中堂大人，四明山是溫州府管轄的地方，山勢並不很高，可是東南兩方，都可以通出大海的哩！」和坤矍然說道：「既然這樣，咱們要檄令浙江巡撫和兩浙水師幫忙，方才可以緊密地包圍四明山，不讓一個叛逆漏網！」

和坤在內衙裏跟陸巡撫、席知府商量了半天，方才決定搜剿四明山的大計，由和坤用中堂相國的身份，發出一道檄令，命令浙江巡撫沈祖望調動溫州、台州兩地旗兵六千人，在四明山西北兩面佈成圍陣，遮斷陸路通山路徑，不准一切人來往，另外出動兩浙水軍三千人，駕駛戰船一百號，封鎖四明山東南海面，五十里內，一律不准任何船艇居留，和坤另外派顧道姑洪仙韻、寇東萊兩人，帶領清宮

侍衛入山搜索，小安子當然也在其中之列，檄文用八百里快馬飛遞送交浙江杭州，癩道姑一行人也立即起程，至於和坤本人呢？却是乖巧異常，躲在蘇州府衙門裏等候消息，因為經過茅山圍捕叛逆那一次，和坤已經嚇破了胆，再也不敢親自督師了！

陸巡撫方才交派了命令，侯景茂忽然由內衙裏走出來，說道：「稟告中堂大人，安侍衛不能夠跟隨大隊出發，到四明山去哩！」和坤板着鐵青面孔，斥道：「甚麼？小安子怎的不去，好大胆子！」侯景茂唯唯道：「中堂大人聽稟，安順海剛才染起病來，他說自己心裏非常不舒服，不能够跋涉長途，請相國大人恩准他在蘇州將息休養幾天，等病好才到浙江哩！」和坤由鼻孔裏重重的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好！讓他一個人休養吧！」原來小安子剛才給和坤當着衆人罵他做太監，又說他是受了腐刑的人，少年人心高氣傲，那裏當得起這樣的奚落？免不了心頭氣悶，所以推病不去，和坤也是個老官場了，試問如何不懂，不過在用人的時候，發作不得，只有勉強忍耐罷了！

那知道和坤這樣的調兵遣將的包圍四明山，却着了金弓郡主的圈套，這是爲何，原來孟絲倫知道如果要殺掉和坤，必定要把洪仙韻、寇東萊、安順海這幾個武功高強的好手，調離和坤身邊不可，所以她要冒險再用這一條苦肉計，故意把樊威放回蘇州，說自己這班人躲在四明山，好使和坤再次墜入誘敵的圈套，因為和坤一聽說乾隆帝被關在四明山，必定派出大隊官兵，圍山搜捕，這幾個武林高手，少不免也要參加一份，這樣一來，和坤豈不是變了沒有人護衛嗎？他向來貪生怕死，必定不敢到四明山去，多半留在蘇州等候皇帝的消息，自己乘機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，聚合這一班英俠的力量，襲破蘇州府衙，當堂把和坤殺掉，就在癩道姑一行人離開蘇州，第二天晚上三更左右，一班蒙面俠客，

突然在知府衙門附近民房瓦面出現！

這一次參加攻襲蘇州府衙的，除了史存明、孟絲倫兩夫婦之外，還有鐵簍、銅拂、史劍虹、史凌霜老少四人，他們在樊威回到蘇州的第二天，進入府城，照他們的原定計劃，樊威如果哄信了和坤，一定出來跟史存明各人聯絡，報告有關府衙的一切，那知道他們一進城，便聽見大街小巷的老百姓交頭接耳，喧傳着一件事，鐵簍真人立即過去打聽，那知道一打聽清楚，原來是樊威已經死難！死了還要給官府戮屍示衆！史存明聽了之後，不禁面色大變！

羣雄也是悚然變色，可是金弓郡主仍舊保持一貫鎮靜，低聲說道：「到玄妙觀去吧！」玄妙觀是蘇州城有名的道觀，美奐美輪，香火很盛，鐵簍、銅拂兩人，跟觀主葉涵虛向來是方外至友，所以孟絲倫在離開西天目山的時候，經已決定把玄妙觀當做藏身之所，她這樣的一說，大家緘口不言，一起到了玄妙觀，鐵簍真人帶領各人到丹房，謁見了葉涵虛觀主，照直說了一切，葉涵虛却十分爽快，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鐵簍道兄，你和各位英俠如果不嫌這裏五方雜處，儘可以在敝觀住下，可是出入得要小心，因為玄妙觀附近許多官府耳目的哩！」

第卅八回：半夜闖衙劍氣騰宵巨奸魂飛

大家謝過了葉涵虛，在玄妙觀的客房裏住下，史劍虹兄妹到街上去，不到半天，已經探聽消息回來，和坤殺了樊威之後，還派大隊兵馬，開出蘇州去了，衆英雄一聽之下，相顧愕然，因爲照道理說，和坤一定是燭破了自己的機謀，方才殺掉樊威，既然知道樊威所說是詐，怎的還要派出大隊人馬，到四明山去呢？難道故意佈下誘敵的假局嗎？大家便問金弓郡主對這件事，怎樣決斷？孟絲倫沉吟半晌，說道：「管他是誘敵之計也好，着了我們的圈套也好，俗語有一句話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今天晚上，不管怎樣！咱們也要到府衙門去，闖他一闖！」

鐵簃銅拂兩人拍手說道：「對了！敵人這邊本領最強的，只有一個癩道姑洪仙韻，但是咱們這面，史大俠的武功儘可以制勝她，其餘的自噲以下，卑不足道，咱們只要拼力殺進衙門裏去，不信和坤那奸賊不授首哩！」這幾句話一說出來，衆英雄熱血沸騰，齊聲贊成，這天晚上，他們一個個的換了夜行衣服，飛上瓦面，離開了玄妙觀，直向蘇州知府衙門進發。

到了附近的民房上，金弓郡主派史劍凌、史劍霜兄妹登高瞭望，只見衙門裏更梆稀落，燈火昏沉，迴非往日刁斗森嚴的景象，史劍虹十分疑惑，便把一切告訴母親，孟絲倫便請鐵簃、銅拂兩道人首先進去，這兩位武當劍客不假思索，各自把袍袖一抖，颯颯兩聲，掠上牆頭，一起一落之間，已經到了知府衙門裏！

他們剛剛進了衙門，迎面燈籠幌動，來了一個更夫，鐵簃真人立即向銅拂道人打個手勢，銅拂立即明白師兄的意思，探手入兜囊裏，拿出一顆飛蝗石子，閃在花砌背後，等那更夫走近，運指一彈，噹的一聲輕响，直射過去，打中這名更夫膝蓋的「環跳穴」，這是人身十二痺麻穴道之一，這更夫哎哟一聲，摔了燈籠，不由自主的雙腿一軟，跪在地上，正要高聲喊救！

鐵簃真人已經一個飛身撲了過去，青光閃閃的劍鋒向那更夫頭頸一架，低聲叱道：「不准叫喊！只一叫喊的話，馬上要了你的命！」那更夫打個寒戰，果然嚟口不言，銅拂道人也一個箭步竄過來，兩人的面上都戴着布幕，只露出兩隻光炯炯的眼睛，鐵簃真人捏着嗓音喝道：「小子！和坤那狗賊在府衙裏嗎？他的臥房是在那裏？」更夫慌忙答道：「好漢爺爺，和中堂不錯是在這座衙門裏，可是他睡覺的地方，小人不知道哩！」

銅拂逼近一步，長劍抖處，劍尖抵住了更夫的咽喉，說道：「你不說嗎？敢是不愛活命啦？」更夫嚇得殺雞似的亂抖，連聲說道：「小小小人沒有說謊，我我……我當然要活命，我還有六十歲的老母呢？和中堂因爲府衙裏以前鬧過刺客，所以他睡覺的地方，十分秘密，別說小人不知，就是知府大人也茫然不曉哩！」鐵簃真人知道和坤向來奸狡，這更夫所說諒來不假，立即伸指一戳，點了他的咽喉穴，非要經過六個時辰之後，不能夠解開來，銅拂道人把更夫拖到花砌後面，隱在花樹叢裏，然後依照來時約定，向牆外拋出一顆石子，史存明夫婦一見石子飛出，便明白知府衙門裏沒有埋伏，對方沒有擺下空城計了！立即向史劍虹、史凌霜兩人打個手勢，齊齊飛身進去。

衆英雄不知，鬼不覺的進了知府衙門，只見各座房屋院落，盡是空蕩蕩，靜悄悄的，連平時守

值巡夜的兵弁，也不見了！史存明向妻子低聲說道：「依我猜想，和坤那奸賊可能不在蘇州知府衙門裏吧！」金弓郡主搖了搖頭，答道：「不會，這裏除了知府衙門之外，沒有更大的官衙，和坤不在這裏，難道躲到民居去不成？咱們用心搜索一下再說！」孟絲倫立即把人分做三批，鐵簃銅拂兩人搜索北面，史劍虹、史凌霜搜索西面，自己和史存明搜索東南兩面，金弓郡主還吩咐大家，如果遇着了值夜的更夫和兵勇，儘可能想法子生擒，逼問口供，却不要打草驚蛇，擾及旁人，敗露形跡，萬一遇着危險，立即放出信號火箭，互相呼應，衆人點頭應諾，立即分開，各自搜索不提。

再說史劍虹、史凌霜兩兄妹，仗着自己藝高人胆大，一先一後，施展開陸地飛行功夫來，一溜烟奔向知府衙門的西面，這裏是一個大花園，亭台樓閣，假山池塘，無一不備，還有幾幢精舍，史劍虹估量和坤是當朝中堂宰相，決不會躲到偏僻狹小的地方睡覺，可能住宿在這些精舍裏，兄妹兩人穿過花園，繞過太湖石砌成的假山，來到一幢綠瓦紅牆，雕欄畫棟的精舍面前，史凌霜看見精舍左邊第三扇窗裏，映出一朶燈火，立即扯了扯史劍虹的衣角，用手一指，史劍虹立即醒覺，馬上把腰身一折，用「伏地趕蟬」的輕功，逼近窗下，正要向裏面張望，那知道他才一竄身貼近窗台，屋中燈火倏的熄滅！

小英雄一見這個情形，立時知道不妙，正要扭身旁竄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！背後呼的一聲，襲來一股急風，一條矮小人影，疾如脫弦之箭，向史劍虹背心撲到，這人影左臂一伸，用了招「金鈞探爪」，駢指疾點小英雄耳後「竅陰穴」，史劍虹頭也不回，聽風辨招，轉身一劍，「火把燒天」，截斬敵臂，他以爲自己這一劍遞出，對方必要側身相避，誰知這敵人的身手，好生了得，一招「畫龍點睛」

，還指一彈，噹噹兩聲，居然用指尖的力量，把史劍虹的寶劍盪了開去，劍身嗡嗡直响，這人更不換招，右掌一伸，「橫身打虎」，猝攻史劍虹的腰肋，史劍虹刷地一旋身，「巧女採菱」，撲步竄了開去，眼光向來人一瞥，失聲叫道：「原來是小安子！」史凌霜飛身過來，叫道：「看劍！」劍花一繞，使用雷電披風劍法，連攻兩招，刷刷，猛向來人攻去！

這矮小人影不是別人，正是乾隆帝貼身衛士小安子，他因爲看見樊感慘死，自己在大庭廣衆前，當面被和坤罵做太監，心裏鬱鬱不樂，所以沒有跟同大夥兒出發，自己一個推說有病，在後園精舍裏休養，小安子思潮起伏，心緒不寧，那裏能够睡得着覺！所以到了晚上三鼓，他兀自在房裏點了油燈，思前想後，等到史劍虹兄妹摸入花園，小安子的耳目十分靈警，當堂醒覺，立即一口氣吹熄燈火，由後窗竄出來，向史劍虹展開突襲！他一下撲攻史劍虹不中，還未換招，史凌霜抖劍刺來，小安子腰身一幌，如紫燕斜飛，向着橫裏掠出，他低喝了一聲：「好大胆的奸細！快來納命！」

史凌霜嬌聲叱喝：「看你這份身手，本來不錯，怎的這樣自甘下流，做滿清的走狗！看劍！」凌霜劍刷的一遞，隨聲刺出，一招「雷神揮鑿」，扎向小安子的肋下，史劍虹剛才跟他拆了兩招，知道對方武功特強，當下不再客氣，手中斷虹劍一劃，也用了着「電光過嶺」，疾刺小安子的腰背，安順海看見雙劍齊到，却是不慌不忙，托地向後一跳，把腰帶束着的繡金綢帶抖開來，勁貫腕肘，力透帶身，索的一响，這綢帶似神龍夭矯，向史凌霜粉面拂到！

史凌霜把寶劍斜斜一引，使了着「電母揮袖」，要用內力把對方綢帶粘到自己劍身上，一揮兩段，那知道安順海的帶子，却像一條有人性的靈蛇，呼的一抖，竟自避開劍鋒，反圈過來，拍向她的

胸口，史凌霜估不到小安子這根綢帶，居然運用得伸縮自如，詭詭神奇，劍身一拖，並沒有把對方綢帶砍着，急忙一吸胸腹，身子後仰，只聽拍的一响，自己胸坎被小安子帶梢拂着，登時感到一陣疼痛！真個又羞又怒！史劍虹半聲不响，斷虹寶劍一引，颯颯，左邊一招「沉雷曳地」，右面一招「怒雷極木」，剎那間連刺兩劍，截腰斬足，小安子綢帶一拖，拍拍，拂中史劍虹的劍把，身子一個盤旋，左手呼的拍出一掌來，安順海的綢帶本來當作軟鞭使用，剛才一拖之勢有個名堂，叫做「白露橫江」，那知他在帶子倏轉的時候，却打出一掌來，鞭招之中夾着掌法，真正是變幻神奇，不可捉摸！史劍虹吃了一驚，急忙倒退，右腕被小安子指尖一拂，劇痛異常，低頭一看，原來腕肘近脉門裏，平添了三道淺紅的指印！

史劍虹兄妹武學得自家傳，雖然說不上爐火純青，也是身手不弱，可是剛才跟小安子一對招，先後吃虧，幾乎敗在他的手下，小安子武功之強，可以想見！他兩兄妹全是年少氣盛的人，雖然受了小挫，並不氣餒，兄妹兩人倏地一分，使出雷電披風劍法，剎那間呼呼轟轟，抖出一青一白兩道劍虹，好比銀蛇舞空，賽似青龍探爪，直向小安子急攻過去！

小安子起先看見史劍虹兄妹的年紀，不過跟過去的管寒溪、桂月娥、凌志輝、凌雲燕幾個人不分伯仲，估量他們武功，造詣有限，所以對方雖然以兩打一，安順海也不慌不忙，只用一條腰帶，勁貫帶梢，應付裕如，可是史存明兩兄妹一使出雷電披風劍，便不同了！只見對方攻勢凌厲，劍光宛似神龍，進招出式之間，隱隱帶着風雷之聲，小安子方才知道對方本領，不可忽視，他凝住一口真氣，長帶飄忽，綢條捲舞，使出「太乙混元鞭」法，挑、勾、圓、轉、圈、拍，忽柔忽剛，變化瞬息，力拒

雙劍，三個人就在精舍門前的台階下，走馬燈般團團亂轉，鬥了三四十合，不分勝負！

史凌霜看見合起自己兄妹兩人的武功，再加上兩柄斬鋼削鐵的寶劍，以兩打一，兀自打不過小安子，心裏十分惱怒，正要招呼兄長，雙雙使出暗器來，務求一逞，忽然聽見西北角上，响起一片喊聲來，有人高聲大叫：「有刺客啦！捉拿刺客！捉拿奸細！」

交戰中的小安子和史劍虹兄妹聽見了喊聲，不禁怔了一怔，小安子猛然醒起一件事來，叫道：「不好！」霍地一收綢帶，折轉身來，一留烟也似的向着花園的另一頭跑去，史劍虹兄妹喝道：「小子別跑！」長劍一幌，御尾追逐，可是這時候的蘇州知府衙門，已經吵得翻天覆地！

原來鐵袋、銅拂兩個道人負責搜索府衙北面，這一帶房屋櫛比，夾着一個一個的小院落，是皂隸衙役居住的地方，銅鐵二道估量和坤道人，決不會睡在下的屋子裏，搜索也是徒然，忽然想起一個主意來，互相耳語幾句，雙雙跳落一個院子裏，向旁邊的耳房張望，只見這房子裏搭了兩個板鋪，睡着兩人，鼻息如雷，鐵袋真人一打手勢，拔出背後長劍來，用劍尖插入窗縫，潛運內力，輕輕一撥，便把窗扇撬開，一個飛身竄了進去，先把這兩人點了暈穴，然後取出一副面具來，抹了磷火，向着面上一套，方才把內中一人的穴道拍活，再拿出一根稻稈來，揸進這傢伙的鼻孔裏，這人不由自主，接連打了兩個噴嚏，蘇醒過來，他把眼睛一睜！看見床前站着一個青臉獠牙的黑衣人，滿面綠光，這人名叫趙五，是蘇州府衙裏一名掌刑的皂隸，失聲叫道：「鬼呀！救命！」

鐵袋真人伸出一隻綠光佈滿的大手來，向趙五咽喉一叉，怪聲叫道：「我是樊威，死得好苦，要拉你到陰司做伴去！」五指微一透勁，這皂隸的呼吸幾乎窒息，嚇得他連聲央告道：「樊老爺，不是

我害死你的，害你的是和大人，有冤報冤，有仇報仇，你應該找他去啊！」鐵簃真人肚裏暗笑，沉聲喝道：「很好！你的陽壽未盡，我改天才找你，我來問你一句，知府大人的寢室在那裏！」

這是鐵簃真人老練過人的地方，他剛才逼問更夫，更夫說不知道和坤住宿之處，這些下人皂隸，當然更加懵懵如也，如在五里霧裏，所以鐵簃真人靈機觸動，問他知府寢室的所在，因為和坤睡的地方，決不會跟知府本人的寢室距離多遠，自己大可以在這裏尋得線索，趙五果然害怕了樊威的鬼魂，連聲說道：「對對！樊老爺，你應該找知府大人，是他叫和中堂用刑逼死你的，知府大人的睡房就在內府哩！」他接着把內宅形勢，知府寢室方位說了一遍，鐵簃真人喝道：「好！就饒了你！」向趙五腦門就是一掌，轟的一响，把他打暈，又再不醒人事了！

銅拂道人看見師兄已經得手，便把窗扇一推，鐵簃真人一個飛身，由窗裏穿出來，銅鐵二道合在一起，跳上瓦面，直向內宅奔去。

他們依照趙五的話，不到半响工夫，便找尋着席寶琦知府的臥房，這裏是一座精雅的



五的咽喉叉去。

院子，迴廊繁繞，紗燈掩映，鐵簃、銅拂兩人是武當派成名劍客，他們的輕功經已到了爐火純青的化境，只一幌身，便自上了臥房瓦面，如一葉着地，沒有半點聲息，就着屋頂明瓦向房裏一看，燈光掩映，羅帳低垂，席知府顯然夢入黑甜鄉裏！

銅拂道人低聲說道：「師兄！一不做二不休，我在這裏把風，你進去照方抓藥，像剛才對待那衙役的法子，把席知府弄醒過來，在他身上得到和坤的睡處！」鐵簃真人點了點頭，他再拿出那副青面獠牙的假面具來，向自己臉上一戴，



鐵簃真人伸出一隻綠光佈滿的大手，向皂隸趙

抹了燐光，倏的翻下滴水簷，穿窗入房，只輕輕一縱身，便自到了那張雕花銅柱大床的面前，鐵箕真人拔出長劍，把羅帳向上一挑，那知道羅帳掀開，一件出人意外的事，却在鐵箕真人眼前出現！

原來這張裝璜華麗的大床上，不錯是睡着兩個人，但是這兩個人不是活的，不過是兩個像真人一般大小木偶罷了！木偶人頭還插了五官七孔，戴了假髮，下半身還蓋着一床繡被，鐵箕真人呆了一呆，不旋踵間叫道：「不好！中計！」話未說完，四面牆壁起了一陣叮叮噹噹的響聲，原來他挑起床帳時，已經觸動了報警的關鍵，剎那之間，四面銅鈴齊齊響起來，警號大作。

知府臥房的床裏，怎會睡着假木人呢？這是和坤防患未然，聰明過人之處！原來和坤自從乾隆帝失蹤之後，凜凜自危，他知道自己平日好事多爲，叛逆捉拿了乾隆帝，必定不肯放過自己，遲早會捲土重來，對自己所不利，所以他在蘇州知府衙門裏，一到晚上，便自提心吊胆，對自己睡覺的地方，十分詭秘，他睡在距離席知府臥房不遠的一個地下密室裏，這密室本來就是貯藏卷宗文件的，和坤却吩咐席知府把密室挪空了，做自己的臥房，又吩咐把地下室的進口，封閉嚴密，這樣一來，即使刺客到來，也找尋自己不着了！至於席知府的床上，怎的要放着木人呢！原來席寶琚是個最懂拍馬屁的官員，他看見中堂大人睡到傷促悶氣的地牢裏，表示自己和中堂相國同甘共苦，連本人的睡榻也一起移到密室，陪伴和坤，這樣一來，席知府原來睡的床榻便空了，和坤又想出一個主意來，在空床上放了木偶假人，帳幔和枕被都裝了暗線，透入牆壁，如果有人一觸動床上任何東西，牆壁的响鈴便受暗線牽動，自己會響起來，這一來空着的床榻不但可以賺騙敵人，還可以做報警的關鍵，真正是一石二鳥之計，這個秘密只有和坤身邊幾個心腹知道，鐵箕真人不明所以，便自上了和坤的當！

銅佛聽見响鈴振動的聲音，立即叫道：「師兄快走！」鐵箕真人怒從心起，手起一劍，把這兩個木偶的人頭，齊頸砍做兩半，然後一個飛身，穿出窗外，這時候院子月洞門外跑進兩個衙役，一眼瞥見鐵箕真人滿面燐光的惡鬼面孔，嚇得脚也軟了！叫道：「哎呀！救命！」鐵箕真人更不容情，劍光一閃，這兩個差役人頭滾落，屍橫就地！

不過他雖然砍掉了兩個衙役，但是响鈴聲音，已經把附近的跟隨下人驚醒過來，人人高聲叫喊，史劍虹兄妹剛才在花園裏聽見的吶喊聲音，就是鐵箕真人觸動响鈴的結果，剎那之間，整個知府衙門山騰海沸！

史存明孟絲倫夫婦在東面的房舍搜索，忽然聽見喊聲，不禁愕了一愕，急忙向內宅飛跑過去，剛才飛越過四五間屋的瓦面，暗影裏現出人來，高聲喝道：「喂！好大胆的奸細！」孟絲倫拔出彈弓，刷刷刷，一連幾彈，把這些人打得叫苦連天，抱頭鼠竄，不過在這時候，蘇州城駐防的滿清旗兵，紛紛出動，人馬雜沓，直向知府衙門開到。

鐵箕銅佛由內宅衝出來，恰好跟史存明夫婦遇個正着，鐵箕真人叫道：「史大俠，今天晚上找尋奸相不着，饒他多活幾天，快走！」史存明看見衙牆外面，火炬如龍，知道如果不走，大隊清兵開到，脫手便不容易，他向孟絲倫道：「虹兒霜兒怎的還不快來，難道他們還要留戀不走嗎？」話未說完，兩條人影疾如脫弦之箭，自遠而近，正是史劍虹史凌霜兄妹，史存明大喜道：「咱們的人齊了，拼力衝出去！」

老少六人展開輕功身法，嗖嗖幾聲，如燕子掠空，眨眼之間，出了知府衙門，可是大街上馬蹄急

驍，一隊馬軍像旋風也似的，衝鋒過來，金弓郡主忽然有了主意，叫道：「咱們大家過去，每人打倒一個騎兵，搶奪一匹坐馬，向闔門衝出去！」

史存明道：「娘子，這裏不是草原大漠，是房屋樺比的蘇州城，咱們有了騎馬，也不能夠衝開城門哩！」孟絲倫道：「你別說不中聽的話，我當然有法子出城，快搶馬匹，時機一縱即逝哩！」鐵簀銅鉤知道金弓郡主一定另有奇謀，再也不假思索，劍光一閃，齊齊使出「紫燕穿簾」的輕功，飛掠過去，手起劍落，跑在最前面的兩個滿清馬軍，立即變了無頭之鬼，屍身由馬鞍滾落，武當雙道一聲身跳上馬背，勒轉轡頭，向騎兵隊伍裏直闖！

史劍虹兄妹看見鐵簀銅鉤斬殺清兵這樣俐落，失聲叫道：「好劍法！我們也來學他的樣！」兩虹凌霜二劍盤空一繞，又向兩騎馬軍撲了過去，這兩個清兵急挺長槊相迎，只聽見拍拍兩聲，劍光過處，寶劍把槊頭削折，史劍虹兄妹手起劍落，把兩名清兵砍落坐騎，奪了馬匹，騰身聳上，這樣一來，他們六個人中，已經有四個人順利奪馬成功了！

史存明和金弓郡主兩人呢？却是不慌不忙，好整以暇，史存明看準了騎兵隊裏，一個戴白石頂子的戈什哈武官，然後一聲大喝，飛撲過去，有兩個清兵正要挺槍刺他，被他這一聲霹靂也似的叱喝，嚇得不由自主，倒退幾步！史存明奔雷也似的，一下子便到了戈什哈的馬前，使出三陰滅陽掌勁，呼的一掌推出，這一掌的力量把戈什哈打得直拋起來，在半空翻了個跟斗，撞在另外一個騎兵的身上，撲通咕冬，兩個人齊齊落馬，騎兵固然跌得頭破腦裂，那個戈什哈呢？却是倒霉，史存明這下重手連他的肺腑也打裂，七竅流出鮮血，嗚呼哀哉，送了性命！

衆清兵不禁一陣大亂！史存明夫婦趁勢奪了這兩匹空着的坐騎，金弓郡主叱喝道：「阻我者死！讓我看生！」一拉彈弓，嗤嗤嗤，發出一陣連珠彈丸，清兵連聲喊叫，抱頭鼠竄，自動讓開大路，史存明一拍坐馬，六匹馬二十四盞鐵蹄，潑刺刺的翻動，踢起滾滾征塵，通到大街，奔向城門，他們這一次騎馬突圍，不但表現了無比的機智，還針對了清兵的弱點，這是甚麼緣故呢？原來知府衙門報警之後，蘇州參將劉守本和游擊聶雲雄，馬上動員全城旗兵，拔登民居瓦面，個個準備強弓硬弩，繞鉤套竿，準備阻截刺客，因為他們知道這班刺客，全是江湖俠士，各有一身高來高去的本領，必定扳登瓦面逃走，如果在平地上截他，收效很微，究不如把所有兵弁集中在瓦面上，只一看見有人跳上瓦面，立即萬弩齊發，這樣一來，刺客就是生長了翅膀，也不能夠飛出城池，另外用馬軍在街上巡邏兜截，那知道金弓郡主却是料敵機先，她知道自己這一逃走，跟上次假扮欽差攔劫乾隆帝逃走的情形，萬然不同，那一次自己却持着皇帝，清兵就有千軍萬馬，也不能夠不投鼠忌器，這一回可不同了！自己沒有人質，清兵可以亂箭交射，而且對方有過上一回的經驗，必定把大部份弓箭手集中在屋瓦上，自己這一班人索性衝入清兵的騎隊裏，奪馬逃走，必定出敵人之所不意，金弓郡主真正是料敵如神，六個人六匹馬，一溜烟的直跑，沿路上並沒有受到多大阻擋，便自跑到闔門的城樓下，不過這時候城門已經關閉，城樓上密佈清兵，火炬如龍，一看見史存明六人乘馬跑近，一聲哨子，嗤嗤嗤，一蓬箭雨向他們射到！

金弓郡主高聲大叫道：「有明！鐵簀銅鉤道長，你們搶上城樓，虹兒！霜兒！你們斬開落鎖！」話未說完，史存明坐馬已經接二連三的中箭，史存明更不打話，拔出背後長劍，趁坐馬中箭負痛跳高

的時候，脚尖一點馬鞍，呼呼，連人帶劍，用個「白鶴冲天」的身法，竄起兩丈多高，蘇州是江南大城，城牆高凡三丈，史存明舞起一道劍虹，撥開箭雨，竄到盡處，伸左脚向城牆壁磚縫一點，藉着脚尖一踢的力量，再用「鷗子鑽天」的身法，向上一拔，恰好跳到城樓，劍光一繞，砍翻了三四人，清兵吶喊一聲，紛紛挺起刀槍，向史存明殺到！

可是鐵簍銅拂兩人也緊接着史存明之後，竄上城樓，他們跳上城牆的方法，也是學史存明一樣，用脚尖一踢城牆。借力使力，到達牆頂，三個人三柄劍施展開來，有如雷轟電掣，蛟龍飛舞，所到之處，清兵的弓箭手像下了湯鍋的老鼠一般，斷肢折骸，血肉橫飛，剎那之間，城樓上秩序爲之大亂！孟絲倫看見箭雨稍疏，向史劍虹兄弟喝道：「快砍城門，你們手裏削鐵如泥的寶劍，是拿來吃飯的嗎？還不快去！」兩個小英雄髮然醒悟，飛身下馬，疾如脫弦之箭也似，撲近城門，斷虹凌霜兩柄寶劍閃電似的一盤一繞，鏘鏘兩聲，粗如兒臂的鐵城門，齊齊斬做三截，叮噹落地，史劍虹再用力一撞，轟轟，竟把兩扇關閉着的城門，撞開一扇，孟絲倫母子三人，趁勢衝了出去！

史存明和鐵簍銅拂三人，在城樓上一陣往來衝殺，砍翻了幾十名清兵，看見金弓郡主和史劍虹兄妹已經出城，史存明一聲口哨，向城外湧身跳下，銅拂道人接着跳落，鐵簍真人押在最後，他一眼瞥見城樓左面，豎立了一支冲天刁斗木旗桿，這是準備給巡城哨兵瞭望用的，鐵簍真人立時生出主意，一劍劈去，他這一劍用足內家真力，海碗也似粗細的木旗桿，嘩啦啦的一响，齊中腰斬成兩截，旗桿上站人的四方木斗，連同那面蜀錦造的黃龍旗，轟隆隆的倒了下來，跌落清兵的人叢裏，壓倒了五六名兵弁，把清兵嚇得四下亂竄，魂飛魄散！鐵簍真人方才一聲長笑，飛下城牆，轉瞬之間，消失在夜色裏，沒影無踪！

再不說知府衙門裡的情形，以及蘇州城的忙亂，且說史存明老少一行六人，逃出了蘇州城，一口氣跑出十幾里之外，直到鄧尉山附近，方才停了下來，長長的吁了一口氣，鐵簍真人說道：「咱們今天白白到知府衙門裏吵了一遍，連和坤的影子也見不着，真正不值！」銅拂道人說道：「今天晚上，咱們並沒有遇見真正的對頭，連乾隆帝的近身衛士，也遇不着一個，這不是古怪嗎？依照貧道猜想，和坤可能不在府衙裏，秘密離開，到四明山去啦！」這幾句話一說出來，大家表示不信，因爲和坤貪生怕死，他那裏肯親自帶人去救乾隆皇帝呢？史存明在各人意見紛紛的時候，却是悶聲不响，等大家說話差不多了！突然開口說道：「列位留神！有人跟緩下來哩！」

鐵簍真人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「史大俠，有人跟下來嗎？是那個人，是不是官府的鷹爪子？一共有多少人！躲在那裏？」史存明哂然一笑道：「這人是蘇州城一路跟下來的，當然是滿清走狗，他只得一個人，躲藏在那裏嗎？就在咱們離身不到十丈之地！」

第卅九回：矢復漢江山孟郡主劃策太元洞

衆人聽見史存明說，這跟綴下來的敵人，就在離身十丈以內，不由嚇了一跳！異口同聲問道：「史大俠，有人跟蹤咱們嗎？他在那裡？」史存明長笑一聲道：「在那裏嗎？我現在請他出來吧！」話才出口，拔身一聲，他本來是盤足跌坐在地上的，祇用左手向地上一按，颯聲風响，如白鶴冲天，掠起一丈多高，如雁翅斜展，向下一落，朝着衆人身邊不遠的矮樹叢後，刷的落了下去。

果然不出史存明的所料，就在這一叢矮樹的背後，隱伏了一個人，這人不是別個，正是乾隆皇帝貼身侍衛安順海，你道小安子怎會一個人跟綴下來？原來就在羣俠大鬧蘇州知府衙門，到處搜殺和坤的時候，小安子已經跟蹤着史劍虹、史凌霄兄妹，亦步亦趨，等到衆英雄衝出州衙，小安子也是鏗而不捨，甚至史存明孟絲倫六位老少英雄，在大街上截殺滿清馬軍，搶奪坐馬逃走的時候，小安子也沒有一絲一毫放鬆，沿着大街上的民房，兔起鶻落，一路追蹤，由城裏追出城外，小安子之所以要這樣做，一來固然是藝高人胆大，有恃無恐，二來也是一半帶着負氣，他因爲在大庭廣衆之前，給和坤當面辱罵自己出身太監，是個五體不全的人，故此他在今天晚上，下了決心，一路跟蹤史存明這班人，好歹也要把乾隆帝的下落刺探出來，建立不世奇功，這樣一來，和坤還敢看輕自己嗎？那知道小安子雖然自負輕功了得，不容易給敵人發覺，誰想史存明的本領，比他還要高強，小安子雖然隱身在矮樹叢裏，仍然被史存明聽出呼吸的聲音來，史存明一聲長笑，使出峨眉派的擒拿神功，向小安子藏身之

處飛撲過去，舉手一抓，向他頂心腦門抓到！

小安子看見撲向自己的，竟是本領最高的史存明，不禁大吃一驚！這種凌空下搏的招式，使用的人，若不是估計自己武功比敵人高出幾倍，決不敢用，小安子那裏還敢硬抗，立即使用地堂功身法，身子向着旁邊一個傾側，左肩首先着地，骨碌碌的向外一滾，不過這一滾之勢，全是虛招，安順海剛才滾出三尺，倏的又往回一捲，他這樣的先虛後實，正是聰明過人的地方，因爲一般人使用地堂功，祇着重外圈的滾避，滾得越遠越好，小安子知道史存明的輕功本領，十分精妙，這凌空一搏的招式，分明是做鷹隼搏食之形，自己不管怎樣滾向外圈，也逃不過史存明的手抓，與其這樣，不如滾回內圈，還可以出敵人之所不意！小安子這樣先虛後實的來回一滾，果然把史存明這一下煞手閃過！

原來史存明這飛身一撲的功夫，有個名堂，叫做「神鷹攫隼」，神鷹是鷹類中最大最猛的一種，不但力大無窮，而且眼光最利，牠能够在幾千尺的高空，看見地上滾動的豆子，所以抓拿其他鳥鳥，百不失一，史存明這一撲之勢，就同一頭撲拿雀鳥的神鷹相仿，小安子向外一滾的時候，史存明雙掌一拍，身子直向外圈飛落，那知道對方臨時變換了方向，往回一捲，史存明立即撲了個空，可是他的武功造詣，差不多到了爐火純青的化境，一撲不中，身子並不着地，刷地一個盤旋，振臂如翼，猛向小安子朝着裏面回滾的內圈，撲了過去！

小安子剛好翻起身來，看見史存明脚不點地，居然能够凌空換招，不禁大吃一驚！他立即曲起身肘，雙臂一橫，左手一招「彎弓射虎」，右手一着「水底斬蛟」，一橫一直，向敵人推撞過去，小安子的父親，生前是一個本領高強的血滴子，武功確有精讀獨到之處，安順海的本領，完全是照着父親

留下來的遺書圖譜修習而成，所以門戶詭奇，不依常軌，這兩招可說是臨危救命的殺手，非同小可！那知道史存明祇輕輕的一幌身，使用地缺翁傳授的旋風掌步法，一下由小安子身邊掠了過去，安順海兩招擊空，暗叫一聲：「不好！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猛覺自己背心一緊，被史存明五指一攏，抓住了背後的衣服！

背後是人身的死角，一吃對方抓住，任你有天大的本領，也是難以掙脫的，小安子却是機警過人，手臂一彎，用了縮骨功勁，左邊的拳頭橫勾回來，砰的一拳，打中史存明抓住自己背心的手臂，照常理說，一個人被對方抓住背心，決不能够扭身發拳，可是小安子從小苦練童子功，骨軟如綿，手脚四肢可以隨意拗曲，尋常人不能夠發拳的角度，小安子照樣可以出拳擊敵，這一拳恰好打中史存明臂彎「三里穴」，史存明登時感到手臂一麻，抓住安順海衣服的五指，立即鬆了開來，小安子立即向下一伏身，雙手按地，後面一脚直飛起，一招「反彈鉤腿」，猛向史存明小腹丹田穴反踢過去。

小安子這一脚明是攻敵，其實是解救自身，因為史存明雖然鬆開手指，仍然站在自己背後，他這一脚祇要把史存明迫開幾步，自己便可以脫離不利的位置，那知史存明自從練了地缺翁的圖譜，武功變幻莫測，小安子這邊身子向地一撲，那邊史存明使出擒拿手法來，伸手向下一抓一撈，其疾如電，把小安子的腳踝擒個正着，用力向外一擰，他這一擰之力十分強大，小安子腰背着地，疼得發昏，史存明一聲斷喝道：「把他拿了！」史劍虹史凌霜兄妹雙雙撲上前，史凌霜蓮足一起，踢中小安子腰間「鳳尾穴」，史劍虹劍光一閃，青閃閃的劍鋒，已經抵住他的胸膛，喝道：「別動！」小安子渾身麻軟，要想運氣衝穴，却被史劍虹用劍抵住胸口，動彈不得，祇好索性躺在地上，史劍虹更不客氣，解



小安子手臂一彎，砰的一拳向史存明臂彎的「三里穴」撞去。

了他的腰帶，把小安子捆了，史存明道：「咱們不要耽擱了，立即起程，回山去吧！」衆英雄知道史存明提防還有別的能手，跟蹤下來，立即帶了小安子起程，連夜趕回西天目山不提。

再說史存明在無意之中，擒住了小安子，心裏十分高興，金弓郡主向史存明耳邊低低說了幾句。史存明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要把這姓安的降伏過來嗎，他自小在宮廷裏長大，陷溺已深，恐怕不容易吧！」孟絲倫道：「他的年紀還小，跟皇帝的日子不多，迷途未遠，良知仍在，咱們祇要如此這般，便不難學樊威那樣，把他降伏到我們這一邊，你不相信祇管試試！」史存明一想也是，在路上有話便長，沒話便短，走了四日四夜，到第五天清晨，已經回到西天目山，史存明依照金弓郡主的計策，把小安子關在中元洞裏，（即是不久以前樊威囚禁的地方）然後一齊到太元洞去見乾隆皇帝，乾隆帝在洞裏過了差不多半個月的幽居生活，覺得十分納悶，一見了史存明，負氣說道：「朕已經件件依從你們，你們怎的還把朕留在這裏，如果給皇太后知道消息，把大事弄僵的時候，不要怪我！」

史存明看見乾隆帝負氣的樣子，覺得十分可笑，金弓郡主在旁邊揮嘴說道：「皇上不用心焦，我們這次到來，正要把皇上送回蘇州呢？」乾隆帝一聽之下，不禁大喜，連聲問道：「哦！把我送回蘇州，那好極了！馬上就動程吧！」史存明向孟絲倫使個眼色，金弓郡主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皇上，你要想動程回蘇州嗎？聽說京師方面，皇太后已經知道了你這次巡遊江南的原因哩！」

這幾句話一說出來，煞有奇事，乾隆帝一聽之下，不禁吃了一驚，頓聲問道：「怎麼？皇太后已經知道了我的事嗎？是那一個洩漏消息的？」孟絲倫冷笑道：「皇上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爲，皇太后也不是蠢材，你這次帶了和坤微服巡遊江南，焉知道皇太后這一方面，不會懷了心病，難保她不

知道你是爲了訪查自己身世，方才巡遊江南呢？老實說一句話，如果給皇太后洞悉了一切情形，皇上今後可不妙哩！」乾隆帝信半疑的說道：「太后遠在京師，怎會知道我的一舉一動，除非是有人給太后臥底，向京師那面傳遞消息卻又當別論了！」

岳金楓道：「皇上這次微服南巡，對你自己身邊的人，可絕對信任嗎？」乾隆帝怔了一怔，畧爲沉吟半晌，方才說道：「跟我由京師一路出來的，祇有和坤和小安子，和坤對朕一向忠心耿耿，難道他還會出賣朕不成？」史存明道：「除了和坤之外，難道沒有別人嗎？」乾隆帝巽然道：「難道是小安子！」他說到這裏頓了一頓，說道：「他的爹爹是血滴子，他自小在宮裏長大，怎會和太后互通聲氣，違反朕躬，更無此理！」史存明聽說小安子的父親是前朝血滴子，立即計上心頭，問道：「皇上，我史存明有一句不中聽的話，要向皇上討教！」

乾隆帝道：「祇管說吧！」他的心頭陡的掠起一片疑雲，不知道小安子會不會出賣自己，史存明道：「聽說前朝的雍正先皇帝，多疑善妒，他做皇太子的時候，收羅了一班身懷絕技的劍客，取名叫血滴子，誅劊異己，殺了人後毀屍滅跡，後來他還利用這班血滴子劍客的力量，竄改遺詔，登了大位雍正先皇帝一正位，立即效法漢高祖的鬼死狗烹手段，將這班血滴子劍客，完全用毒酒酖殺了，是不是真有這一回事？」乾隆帝聽了這番話，禁不住面紅耳赤！

要知道那時候雍正帝和江南八大俠（即是血滴子劍客）的恩怨怨，雖然播遍民間，但是乾隆帝自小在深宮禁苑裏面長大，對自己故去先皇帝的種種事蹟，反而茫然沒有半點知曉，直到雍正帝在即位第十三年冬至晚上，離奇暴斃，失掉八頭之後，乾隆帝方才對自己父親的行徑，微有所聞，不過宮

禁之內，朝廷之上，赫赫威嚴，有那一個敢在皇帝面前，談說先皇帝的事呢？（更何况是皇帝被人刺死，這樣不名譽而丟面的事。）像史存明這樣單刀直入，在乾隆帝面前，揭露雍正先皇帝的陰私隱事，試問他如何不難堪；與及何等尷尬？

乾隆帝嘿然不語了一陣，方才慢慢的回答道：「朕對先皇帝的事情，不大了了，因為君父之事，深為朝廷諱言，至於血滴子的傳說，大抵空穴來風，其來亦有自吧！」史存明道：「皇上，事情的可疑點，就是這裏了，小安子的父親，是前朝血滴子，雍正先皇帝鬼死狗烹，將血滴子劍客盡行毒死，安順海的父親當然是在罹難之列，小安子雖說自小在深宮裏面長大，可是道路傳說，他未必絕對沒有聽聞，皇上萬乘之尊，高高在上，也聽見陳聞老的疑案呢？他和太后暗通聲氣，未必沒有可能呢！」乾隆帝聽了史存明這番話，疑心越熾，以為小安子真正的出賣自己，立即問道：「如果皇太后知道了消息，大事豈不是要功敗垂成？咱們應該怎樣應付？」

金弓郡主在旁邊揮嘴說道：「既然皇太后知道了一切消息，咱們祇有先發制人，才是上上之策！」乾隆愕然問道：「哦，怎樣先發制人呢？」孟絲倫道：「大丈夫遇到非常之變，就要當機立斷，我們事不宜遲，立即把皇上送回京師去，一面詔告天下，恢復漢家衣冠朝儀，另一方面把朝上的滿洲大臣，太后黨羽，統統貶謫開缺，排除一切內在阻力！運用迅雷不及掩耳手段，剷除荆棘障礙，不知道皇上有這個勇氣沒有？」

乾隆帝愕然道：「你們就把朕送到京師嗎？怎的不把朕送回蘇州去？讓朕跟和坤商量，他是中堂相國，像這樣重大的一件事，決不能够不跟他說的哩！」岳金楓勃然說道：「皇上怎的這樣寵信和坤

他本身是滿族人，怎會幫助皇上海滿與漢呢？」孟絲倫道：「陛下如果先回蘇州，那就變了受制於人，一舉一動逃不出皇太后掌握，跟先發制人的宗旨，大不符合了，俗語說得好，兵貴神速，還是先到京師去吧！」乾隆躊躇說道：「如果剷除太后黨羽，排斥滿族王公大臣，萬一他們不甘受命，煽動各省旗兵反抗朕躬來，豈不是天下大亂？」金弓郡主笑道：「這一點陛下毋須過慮，只要皇上下詔恢復漢家朝儀，全國佔大多數的漢人，必定人心振奮，陛下同時降下諭旨，所有旗兵統領完全交給漢人將官節制，這樣一來，那就變了蛇無頭而不行，滿族王公大臣，要想煽動旗兵造反，也是不能够了！」乾隆還在猶豫，孟絲倫又說道：「陛下目前的處境，彷彿玄武門之變以前的李世民，當時他的長兄太子建成，胞弟齊王元吉要殺害他，李世民當時如果沒有超卓過人的胆力，先發制人，策動玄武門之變，殺掉建成元吉，恐怕已經被建成元吉殺死，再也沒有日後的貞觀天子了，太宗皇帝在緊急關頭，對同胞手足尚且不徇情，何況陛下還是漢人之後呢？」金弓郡主這幾句話，打中乾隆帝的心坎，乾隆帝神情激越，不假思索的叫道：「很好！就這樣幹！」

史存明、岳金楓不禁大喜，說道：「陛下能够當機立斷，方才可以效法唐太宗、宋太祖開基創業，好！明天馬上起程到京師去！」乾隆霽顏說道：「如果成功大事，卿等就是開國元勳，朕必裂土分茅，富貴與共！」且不說史存明孟絲倫夫婦，安排一切，另一方面，再說小安子被囚在中元洞裏，鐵籠、銅拂和史劍虹兄妹跟他閒談，他們依照金弓郡主的錦囊妙計，首先向他說滿人怎樣壓迫殘殺漢人，像揚州十日，嘉定屠城一類故事，小安子自小在深宮裏長大，受朝廷的供養，後來又得到乾隆帝的寵幸，選拔做貼身侍衛，那裏會有滿漢之見？鐵籠銅拂說了半天，小安子漠不動容，史劍虹看見第

一條計策攻心不成，立即把話鋒一轉，說到和坤那一方面，幾個人把和坤欺君罔上，賣官鬻爵種種劣跡，說了又說，滔滔不絕，他們這樣一來，可對了小安子的脾胃，小安子自從代藩樊威求情，被和坤當衆辱罵之後，他對和坤詔上凌下，妄作威福的行爲，已經恨入骨髓，現在聽見各人罵和坤奸惡，不禁喜形於色，史劍虹看在眼里，暗自高興，心中說道：「任你聰明乖巧，始終要墜入咱們的圈套！」當天晚上，一宿無話，到第二天早上，史劍虹兄妹去了一遍太元洞回來，向小安子問道：「姓安的，你能够做皇帝御前侍衛，是和坤提拔你的嗎？」小安子忿然答道：「胡說！是皇上親自選拔我的，跟和坤那奸賊有什麼關係？」史劍虹笑說道：「那麼，你的本領又是誰人傳授的呢？」小安子呆了一呆，說道：「哦！我的本領是和坤宮喇嘛傳授的，不過，我爹爹遺下的拳經圖譜，給了我不少助力哩！」史劍虹突然問道：「你爹爹叫什麼名字？他去世那一年，你才幾歲？」

小安子怔然說道：「哦！我還在襁褓中，爹爹便去世了，母親也不知下落，我還是宮裡乳娘養大的呢，不過我聽見旁人說，我先父也是御前侍衛，噢！你們怎的要盤問這些事？」史劍虹冷笑一聲道：「唔！你是給雍正皇帝害死的血滴子遺孤了，你父母給雍正活生生的毒死，你却給仇人的兒子保鏢，可悲可嘆！」

安順海聽了「血滴子」三字，不禁嚇一大跳，說道：「噢！血滴子，你說的是那能够割人腦袋，殺了人不見血的血滴子嗎？」鐵簍真人呵呵笑道：「不錯！血滴子的本身，只是一個形如圓球的皮袋，袋口裝了四把鋒銳無比的小刀，小刀底下頂着彈簧，用的時候只把皮袋向人頭一罩，劈拍兩聲，袋口四柄刀交叉一切，便可以把一個人的頸項活生生的切斷，人頭跌落皮袋裡，再用化骨藥粉一彈，

這腦袋便皮骨盡化，連頭髮也不留下半根，當年雍正皇帝跟大將軍羹堯兩人，製了這些害人的血滴子，給自己的衛士佩帶，晚上便到處出動，任意害人，不到幾年，雍正看見自己勢位鞏固，要害的人也殺得差不多了！便把這班幫他殺人的血滴子劍客，召集到聚英樓上，御賜酒宴，把最厲害的鶴頂紅毒藥，下在酒裡，將他們全數毒死，你爹爹呢！不用說也是在受害之列啦！」小安子一聽之下，立即跳起身來，叫道：「當真有這一件事，你是不是滿口胡說？」

鐵簍銅拂兩位道人呵呵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「那一個滿口胡說？你如果不相信，大可以向江湖上的朋友打聽，血滴子俠客是不是給雍正皇帝烏盡弓藏，狠心毒死？他後來是不是無緣無故死在深宮？給刺客砍了腦袋？」小安子對自己身世，本來就有一點存疑，因爲自己在雍和宮長大，自從懂得人事那一年起，便不見了本身的父母，尤其是雍正皇帝三更半夜，給天外飛來的俠客刺死，割了首級這一件事，宮裡雖然沒有人敢胆公開明說，却是上自總管，下至太監，無人不曉，小安子聽了銅鐵二道的话，呆如木鷄，半晌做聲不得，史劍虹却在旁邊說道：「姓安的，一個人連自己父母給人家害死了也不知道，還逞什麼英雄？我們可以馬上放你下山，你回到禁宮大內裡，小心打聽一下吧！」

小安子白面通紅，陡的跳起身來，連聲叫道：「你們帶我去見皇上！我要問皇上！」他說着一幌身，就要向洞外直闖，鐵簍真人伸手一攔，喝道：「不要亂動！你忘記了自己的身份是俘虜嗎？」小安子翌然醒悟，頹然坐下，銅拂道人柔聲說道：「安順海，殺害你父母的是雍正先皇帝，雍正已經死了許多年，連骨頭也變成塵土啦，你本身是漢人，又有一身大好武功，你要報仇，怎的不從遠大的地方着眼呢！」小安子聽了這幾句話，頓開茅塞，失聲說道：「對了，當今皇上也是漢人哩！」

銅鐵二道看見小安子也知道乾隆帝生身父母是漢人的秘密，不禁愕然，可是不旋踵間，立即醒悟過來，乾隆這一年微服南下，訪探陳世倌的故宅，查究海門陳家族譜，小安子終日跟隨皇帝的身邊，知道乾隆帝的身世隱秘，也不是奇事呢！史劍虹道：「不錯！現在皇上也跟我們同一意旨，答允了跟從我們排除滿人，光復大漠河山，你知道不知道？」這幾句話一說出來，小安子十分驚奇，不過他知道史存明、岳金楓、鐵簍、銅拂等人，完全是成了名的俠義中人，決不會說假話，皇太后對乾隆的多方掣肘，皇帝母子兩人滿懷心病，小安子也約略知道一些，他向鐵簍真人說道：「如果皇上有志恢復大漠河山，我安順海也願意追隨各位，蹈湯赴火，就是粉身碎骨，也是絕無後悔！」

史劍虹想不到小安子以一個在宮廷長大的人，換句話說，即是清朝從小畜養到大的鷹犬，居然也會迷途知返，恢復本來面目！不禁喜出望外！立即上前拍了拍小安子的肩頭，翹起大拇指來，讚道：「好兄弟，這才是大漠的英雄兒女，二妹，咱們立即告訴爹爹，請令定奪！」兩兄妹與冲冲的走出中元洞，小安子向鐵簍真人問道：「道長！皇上就在這裡嗎？可不可以讓我見他一面呢？」鐵簍銅拂兩人已經受了金弓郡主孟絲倫的錦囊妙計，搖搖頭道：「皇上不在此兒，你要去見他嗎？來不及啦！他明天就要返回京師哩！」小安子吃驚道：「哦！皇上怎的不先回蘇州呢？」鐵簍真人笑道：「這是史大俠的神機妙算，咱們只知道奉令行事，小兄弟，你既然決心棄暗投明，史大俠一定對你有安排，耐心等一等吧！」過了頓飯工夫，史劍虹兄妹由太元洞回來了，一見了小安子的面，便笑說道：「爹爹聽見你肯改邪歸正，非常高興，他吩咐你在三日後跟我們一齊動程，北上京師，到了北京城之後，還得要多多惜重你哩！」小安子唯唯諾諾。

且不說史劍虹兄妹陪伴着小安子，施展他們母親孟絲倫安排下的錦囊妙計，再說史存明夫婦和岳金楓狄鵬舉師徒四人，就在這天清晨絕早，陪伴着乾隆帝，離開西天目山，沿着官道驛路，直入江蘇，由蕪湖渡長江，再依循着安徽陸路，北上齊魯，一路上有話便長，沒話便短，一個月後，已經到達近畿郊外的豐台縣，花園錦簇的北京城，已經遙遙在望！

乾隆帝第六次巡遊江南，他離開北京時不過是三月暮春，這一次回到京師，已經是涼秋八月，還差七天就是中秋月圓佳節，乾隆帝到了豐台，向史存明夫婦問道：「前面不遠就是京師了！朕應該怎樣進城？明着返回去呢？還是暗裡回去？」

金弓郡主沉吟半晌，方才說道：「陛下是微服巡遊的，秘密離京，這一次還是暗裡回去吧！雖然暗中回去，皇上也要降下一道密旨，吩咐一位大臣接駕！」乾隆略一沉思，毅然說道：「好！就命令中堂學士劉鏞接駕吧！」他立即取出詔紙來，書寫一道御敕，蓋了御璽，問道：「那一位英雄代朕拿這紙密詔入京，交到劉鏞相府去？」狄鵬舉慨然說道：「狄某不才，替皇上暑效微勞，拿這密旨進京去吧！」乾隆帝一聽之下，不禁大喜，便把這一道詔敕交給狄鵬舉，狄公子飛身上馬，一溜烟也似的跑去，乾隆和史存明夫婦、岳金楓續後起行，他們一行人來到北京城永定門外，大學士劉鏞已經帶了幾個隨從，恭迎御駕。

劉中堂一見了乾隆帝，叩頭說道：「微臣不知聖駕回鑾，有失迎迓，死罪死罪！」乾隆答道：「朕這一次秘密回來，朝上百官文武茫然不曉，何罪之有？朕離京師數月，朝廷可發生了特別的事情嗎？」劉鏞答道：「哦！沒有，微臣月前得聞家報，知道陛下駕臨南通的時候，曾到微臣宅第，御筆

書賜『天下第一家』的牌匾，殊深汗顏，聖恩浩蕩，微臣合家盡沐皇恩，誓效犬馬之報！」乾隆笑了一笑，忽然說道：「朕這一次私自離京，皇太后那一面，可有說開言嗎？」他最提心吊胆的，就是這一件事，劉鏞說道：「皇太后嗎？她在聖駕南巡的第二個月，突然頒了一道慈諭給大內總管，開放了綏成殿，內外粉飾，煥然一新，不知是什麼緣故？」

乾隆聽了這幾句話，不禁大吃一驚！原來綏成殿是清宮裏面，供奉世祖順治、聖祖康熙、世宗雍正三代皇帝神位的地方，（滿清崛起關東長白山下，太祖皇帝努爾哈赤，太宗皇帝皇太極雖然稱雄關外，始終未入中原，不過游掠明邊罷了，直到世祖順治即位，明朝發生甲申之變，闖王李自成攻破北京，崇禎自殺，滿清大軍方才入關，乾隆是滿清統治中國的第四代皇帝），平日一向重門深鎖，一年之中，除了春秋次祭祀兩大典，以及三代先皇帝的生日忌辰開放之外，大半時候交鐵將軍看守，可以說是一座名符其實的冷宮，自從乾隆帝登位之後，皇太后突然派了一百二十名「皇旗兵」，把守着綏成殿，宮裏一切執役人等，除非奉了太后懿旨，任何人絕對不能夠走進去，甚至皇帝本人，也不能够例外！乾隆帝當時已經感覺得事情大有蹊蹺，他曾經用刺探口吻，詰問過皇太后一次，皇太后却板起面孔說，這是先皇帝的遺命，乾隆聽說是雍正正在生的意旨，嚇出一身冷汗，嗣後不敢再問了！許多年來，乾隆帝把綏成殿看成一個神秘的地方，陰森冷寂的綏成殿，彷彿是他心頭上一個永遠解不開的死結！所以劉鏞說出皇太后把綏成殿粉飾一新，並且將它開放的消息，不禁爲之大駭！

劉鏞看見皇帝面色陰沉，不禁愕了一愕，他雖然是朝上大臣，很少過問宮廷的事，而且不知道乾隆母子之間的心病，立即問道：「皇上這次回鑾，要告訴太后嗎？」乾隆沉着臉道：「慢着！」他用

手指了指史存明和孟絲倫，說道：「這幾位都是朕巡遊江南時候，新結交的朋友，朕打算日內予以重用，卿把這幾位英雄帶回家裏，暫作居停，朕立即由東華門進宮，明天早朝便了！」史存明看見乾隆帝這樣吩咐劉鏞，知道他已經決心用大刀闊斧的手段，剷除朝上的滿洲王公大臣和太后的黨羽，心裏暗暗高興，劉鏞一連應了幾個是字，過來跟史存明、岳金楓行禮，大家就在永定門外分手不提。

話分兩頭，再說乾隆帝仍然穿着離京的衣服，趁着日色還未晌晚，便由三重橋疾趨東華門，進入紫禁城裏，把守午門的太監，看見皇帝突然回來了，十分錯愕，立即上前御接聖駕，要通知大內府，乾隆帝却擺了擺手，說道：「不用！明天早朝時候，方才通知大內總管吧！」太監唯唯應命，乾隆帝回到養心殿，向值殿的小太監進福道：「進福，有漢人的袍服衣冠沒有？快拿一套給我！」

進福聽見皇帝要漢人衣冠，不禁大吃一驚，戰兢兢伏地說道：「老佛爺，尙衣監裏面的全是滿洲袍帽，那裏來的漢人衣冠呢！」乾隆帝哼了一聲道：「蠢才，尙衣監沒有漢人衣冠，朕難道不曉得嗎？到戲班裏拿一套吧！要快！」進福恍然大悟道：「是是！奴才真正是糊塗透頂啦！好好，馬上拿來便是！」他爬起身出去，不到一頓飯的工夫，進福果然取了一套漢人的袍服來，乾隆帝立即把袍服穿戴齊整，走到養心殿正中的一面照身大鏡前，照了又照，他看見鏡裏自己的影子，丰神瀟灑，不禁失聲說道：「這才是我的本來面目呢！」話未說完，一陣急促的脚步聲，向養心殿走進。

第四十回：凜驚先皇詔乾隆帝被困綏成殿

乾隆帝吃了一驚，回頭喝道：「那一個奴才這般大胆，不待宣召，便闖進來！」闖進來的不是別人，正是大內慈寧宮領班侍衛薩刺海，也即是乾隆帝微服巡遊江南之前，在暢春園揀選侍衛，御前較武，被小安子打敗了的滿洲衛士領班，乾隆帝把面孔一沉，正要發作，薩刺海屈下一膝，打千稟道：「啓奏皇上，皇太后慈駕到！」

這幾句話一說出來，在乾隆帝方面來說，簡直好比晴天响個霹靂，因爲他這一次返到紫禁城裡，是嚴令宮廷裡面的人，不准向皇太后方面宣揚的，那知道皇太后消息這樣靈通，突然命駕到養心殿，乾隆這一驚非同小可！緊搓着薩刺海背後，又進來了兩名慈寧宮的太監，叫道：「啓奏皇上，慈駕到殿外了！」

乾隆聽說母后到來，手足無措，連身上的漢人衣服也來不及掉換，慌慌張張的走出殿外，迎接慈輿，果然不出所料，皇太后阿魯特氏，手扶藜杖，面挾寒霜，在兩名宮女左右扶持下，顛巍巍的走進養心殿，皇太后的背後還跟着兩位親王，一位是恭親王弘晝，還有一位是和親王弘碩，這兩個都是乾隆同父異母的胞弟，也是朝上最具有潛勢力的兩位親王，不但太后到來，連親王也來了！乾隆帝看着眼裡，嚇得渾身直流冷汗！

原來乾隆帝的生性，最爲慈孝，尤其是最敬畏皇太后，二十年前，兆惠大軍攻破回疆，擄劫了小

和卓木的妻子香妃回朝，乾隆垂涎香妃美色，要想納充下陳，香妃誓死不從，還用身邊暗藏匕首，刺傷了乾隆的手背，消息傳到皇太后的耳朵，勃然大怒，這位太后趁着乾隆帝郊天祭祖的時候，降旨把香妃絞死，乾隆帝事後知道了，也一絲一毫的不敢發作，可見他對皇太后畏懼之深了！阿魯特皇太后看見乾隆帝身上的漢人衣服，陡的面現怒容，冷冷說道：「唔！你今天長大了，不認得親娘啦！這一次私自巡遊江南，連心腸也改換了，是與不是？」

乾隆帝心頭卜的一跳，立即跪了下來，說道：「兒子不敢，母后怎的要說這些話！」皇太后怒氣蓬勃，陡的揚起手中藜杖，撲的一响，向乾隆的前額，重重叩了一下，乾隆幾乎喊出咬齧兩聲，皇太后破口罵道：「還說不敢？你穿着這些不三不四，不倫不類的衣服，瞧瞧你現在的樣子，還像不像一個皇帝？」

皇太后這樣的一罵，乾隆帝不知道由那裡生出一股勇氣來，朗聲說道：「兒子身上穿的，不錯是漢人衣服，不過這種衣服在中原流傳了二千多年，穿起來也不難看，兒子打算明天上朝，詔告天下，恢復漢家朝儀……」話未說完，太后一聲怒喝道：「胡說！」

乾隆看見母親盛怒，只好嚥然收口，皇太后把藜杖向地上重重一頓，尖着嗓子叫道：「恢復漢家朝儀！除非是我這老太婆殺了！」乾隆答道：「孩兒不敢，天下間那有做兒子殺母親的道理呢！」皇太后聽了這兩句話，怒容稍霽，說道：「唔！你還有一點人性，跟着我來！」乾隆問道：「母后要孩兒到那裡去？」皇太后勃然大怒起來，喝道：「畜生，我叫你到綏成殿，你不去！」

「綏成殿」這三個字，打進乾隆帝的耳鼓，皇帝不禁嚇一大跳！可是在衆目睽睽下當着母后面前

又不敢答應，乾隆帝只好硬着頭皮，站起身來，皇太后冷冷的瞥了他一眼，立即升輿，乾隆帝跟在肩輿的背後，低頭隨着母后走，恭親王、和親王却緊緊的跟着乾隆帝，左彎右折，行走了一段路，綏成殿赫然在望，那一百二十名皇旗兵，在薩刺海指揮之下，雁翅也似的排列開來，刀槍閃耀，盔甲生光，皇太后肩輿到了綏成殿前，立即傳下懿旨：「只准皇帝一人進去，恭親王，和親王留守殿外！」兩親王一聽之下，立即停步，皇太后面色鐵青，突然伸出一隻手來，扶住了乾隆帝的肩頭，向綏成殿走進。

這座大殿一共分做三重，內外粉飾一新，綏成殿的正殿照壁上，繪了三幅巨大畫像，正中是順治皇帝的御容，左邊是乾隆祖父康熙皇帝的遺像，右邊是乾隆父親雍正皇帝的浮繪，鬚眉畢現，栩栩如生，皇太后莊嚴地走到三幅畫像的正中，朝着正中的紅木椅，坐了下來，厲聲說道：「弘曆，你這一次背了我私自巡遊江南，做過些甚麼事？見過些甚麼人，當着祖宗面前，不准你有半句撒謊，你要向我實話實說！」

乾隆低下了頭，嘿然不答，他究竟是個萬乘之尊的皇帝，不慣撒謊，何況還是自己一生最敬畏的母后？皇太后看見乾隆帝的面色，青一陣紅一陣，半晌說不出話，便冷笑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哼！事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爲，你在江南所做的事！難道我不知道嗎？你到浙江海門縣去，訪查陳閣老的故宅，又到南通縣大學士劉鏞的家裡，找尋陳世倌的族譜，哼，你打算違犯祖制，數典忘祖，把先人辛辛苦苦創下來的江山，一手斷送，是與不是？」乾隆帝嚇一大跳！不由自主的抬起頭來，眼光恰好跟雍正帝的遺像相接，只見雍正帝一張不怒而威的面孔，望着自己，兩眼彷彿發出一種異光，嚇得他

全身癱軟，突然膝蓋一彎，跪倒在皇太后面前，顫聲說道：「孩兒錯了，請求母后治罪！」

原來這一位皇太后阿魯特氏，是清朝歷史上一個出名精明幹練的婦人，她知道乾隆帝不是自己親生的兒子，還是掉換漢人大臣陳世倌的骨肉得來的，所以當雍正帝在生之時，已經請雍正帝寫了一道密詔，放在綏成殿裡，緊密收藏，還派皇旗兵把守着綏成殿，不准閒人接近，防微杜漸之心，可謂無所不用其極，乾隆帝身邊的侍衛，倒有一半受了皇太后的收買，隨時監視乾隆帝的行動，故此這一次乾隆帝微服南巡，他以爲自己到江南去訪尋親生父母，明瞭自己身世，以爲神不知，鬼不覺，那知道他一舉一動，完全逃不過皇太后的耳目，乾隆挑選護駕八名武士之中，副統領侯景茂和八衛士之一的邵天華就是皇太后收買了的侍從，乾隆每到一個地方，做了些甚麼事，侯邵兩人必定詳細地寫了密扎，交給沿路上的驛丞，假託皇帝名目，叫他們飛遞回京師去，這些密扎一到京門，不用說也是被送到慈寧宮，交到皇太后的手上去了，這次乾隆帝在江南被擄，皇太后已經接到消息，好一個阿魯特皇太后，手段十分週詳老辣，她表面上不動色，暗地裏已經安排了一切應做的工作，所以乾隆帝突然返回紫禁城，不到半晌工夫，皇太后已經接到報告，立即運用迅雷不及掩耳手段，宣召恭親王和親王到慈寧宮裏，會在一起，先發制人，把乾隆帝傳到綏成殿，皇太后當着滿清三代皇帝的遺像面前，向乾隆大加申斥，這一套攻心法，果然收到神效，感情脆弱的乾隆帝，立即屈膝跪下，他這一跪並不打緊，金弓郡主孟絲倫苦心籌劃了幾個月的興復漢家天下大計，弄了個一敗塗地！

皇太后仍然沉着面孔，但是已經放緩和了聲音，一字一頓的說道：「孩兒，難道我還不明白你的心意嗎？你要找尋生身父母，查訪本身族譜，也是人情之常，不算是怎樣的壞事，咱們母子之親，沒

有不可以說的話，你知道我當年爲甚麼要用親生骨肉，掉換你入宮嗎？」乾隆帝聽見母后承認了這件事，全身陡的一震，期期艾艾的回答道：「這個，這個孩兒怎樣知道？」

阿魯特太后突然用袖子拭了拭眼睛，簌簌的掉下眼淚來，乾隆看見母后流淚，大吃一驚，顫聲說道：「娘，你爲甚麼哭泣，可是孩兒不孝，把你氣苦了嗎？」皇太后哽咽道：「不是！老實跟你說一句吧！當你入宮那年，你爹爹還是皇四子，爲娘還是福晉的身份，這一年的正月，我生產了一雙胞胎，一個是男，一個是女！你爹爹高興到不得了，那知道距離滿月還有三天，你娘險些兒遭了殺身的大禍！」這幾句話聞所未聞，乾隆帝驚奇得睜大了眼睛，皇太后又再哽咽說道：「那是二月廿三日的晚上，你爹爹準備第二天早朝，娘把你兩姊弟安放在炕上，餵飽了奶，便自沉沉睡去，這一晚天氣很冷，屋外還下着紛紛大雪，娘恐怕冷着你們姊弟，便用一條厚棉被把你們緊緊的包裹了，然後放心睡覺，那知五更天一覺驚醒，你兩姊弟因爲棉被太厚，呼吸不暢，居然窒息悶暈，娘當時嚇得魂飛魄散，立即喊女僕進來急救，揉胸揉背，用冷醋噴面孔，忙亂了好一陣，結果你姊姊救醒過來了，你呢，却是用盡人事也救不醒，一命嗚呼哀哉！」

乾隆帝聽得莫明所以，好比丈八金剛，抓了抓自己的頭皮，自己不是好端端的活着嗎？母后怎的說在襁褓夭折了？難道是神情激越，說錯話嗎？不過乾隆帝到底是個聰明天子，不旋踵便醒悟，想道：「啊！我是被母后掉換進來的，我是他的替身啦！」他對皇太后的疏忽起了一種反感，可是又代替「母親」可憐，皇太后道：「照本朝的祖制，皇帝近支宗族，正福晉和側福晉生下來的兒子，在三歲以內夭折的，就要列入七出之條，驅逐出府，做別人的奴婢，永世不見天日，如果是頭生嫡子夭折

的話，罪過更重，要由大內府頒賜白綾絞死，你想想，娘在那個時候，處境之苦，內心之灼，有那個知道？」她說到這裡，禁不住低下頭，揮淚如雨！

乾隆帝顫聲問道：「母后，這就是你要掉換陳世倌兒子的原因了！」皇太后拭淚道：「誰說不是，如果你爹爹知道了這件事，必定大發雷霆，一定要了我的性命，我跟女僕慌亂了半天，還是女僕有主意，她說本朝的閣老大臣陳世倌，新近生了一個兒子，還未滿月，爲了保存性命，何不如此這般，把他的兒子掉進來，代替那一位死去的小王爺呢？我當時想着這計策雖然可以行，可是拆散別人骨肉，未免於心不忍，但是爲了自己性命要緊，雖然昧着良心，也要做一回了，便把你的姊姊抱出去，掉換了你進來，這個秘密直到你父皇登位大寶之後，方才知道！」

皇太后說到這裡，歇了半晌，乾隆忍不住問道：「母后，你原來把姊姊掉換了我進來，豈不是沒了姊姊嗎？父皇難道不追究嗎？」皇太后臉上掠起一絲微笑，搖搖頭道：「孩子，你有所不知道啦！咱們滿清一向重男輕女，女孩子生了之後，滿一個月，就要交給乳娘餵養，由這天起，直到長大到五六歲，方才再跟父親見面，到十六歲方才冊封宮主，由五歲到十六歲整整十多年，除了拜年祭祖之外，跟親生父母見面的次數，只有三四十次，冊封宮主之後，便外居公主府，直到招了駙馬，就是外姓的人，乾隆和皇室斷絕來往，這是咱們祖制，我把你姊姊掉換了你進門之後，不到半年，便說你姊姊染上天花水痘死了，你爹爹當時也深信不疑呢！」夭折皇子，皇妃就要處死，夭折宮主，却是夷然無事，重男輕女到了這個地步，乾隆帝也禁不住發出輕微的喟歎！

皇太后把往事說完了，突然扳起面孔來，喝道：「我把你掉換進來，不錯是拆散了陳世倌的骨

怨，可是就你來說，那是幾生修到的福氣？試想一想，假如你現在還是陳世倌的兒子，那不不過是個中落之家的大少爺，那裡來的萬乘之尊，享盡人間富貴呢？爲娘雖然沒有懷胎十月，把你生養下來，可是犧牲了你的姊姊，使你位極人君，終生富貴，這份恩典，是不是比山還要高？比海還要深呢？你還要背叛親娘？違反祖制，哼！你的良心在那裡？你的人性在那裡？」

她這一番話把乾隆帝罵得低下了頭，不敢有半聲響，皇太后罵了一陣，又把手中藁杖向地一頓，恨聲說道：「你別以爲做了皇帝，大權在手，便可以獨斷獨行，你父皇臨去世那一年，已經草下一道遺詔，交我保管這遺詔的內容，就是準備你忘恩負義，一有異動的時候，立即取了你的性命！哼哼，這遺詔就在綏成殿裡，我今天把你叫到這裡來，本來打算取出遺詔，將你處死，現在看見你的天性良心，還未滅絕，我就罰你在這殿裏住三日三夜，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的行爲，這三天內，你的飲食短缺不了，再過三日，我方才來看你，知道沒有？」皇太后氣沖沖的說了這番話，便自站起身來，直向殿門走去，乾隆帝聽說皇太后要把自己幽禁三天，吃驚不小！急忙叫道：「娘！娘！我，我……」皇太后彷彿沒有聽見，一直走出綏成殿外去了，乾隆帝正要追出去，殿門外人影一閃，現出兩個人來，正是恭親王弘晝、和親王弘碩，兩親王當着門檻一站，躬身說道：「太后慈旨，老佛爺在這三天裏面，不能够踏出綏成殿半步！」

乾隆帝知道皇太后的性情，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，決不更改，總是言之，自己這三天在綏成殿裏，是一準關閉定啦！他祇好廢然回到殿中坐下，乾隆帝在西天目山太元洞時，跟史存明、岳金楓這兩人一同居住了十幾天，本來被他們說活了心，一意要做唐太宗，宋太祖，光復大漢，可是回到禁宮

裏，看見皇太后那副冷峭嚴厲的面孔，已經把滿腔勇氣消失了！再被母后軟硬兼施的一嚇，關在綏成殿裏，更加六神無主，一顆心好比轆轤上的吊桶，七上八落，天人交戰，矛盾苦惱之至！

再說史存明、孟絲倫、岳金楓、狄鵬舉四個人，住在中堂學士劉鏞家裏，過了一日，到第二天已破曉，劉鏞穿了整齊的袍服，坐轎上朝，史存明的心弦立即緊張起來，因爲這一天是旋轉乾坤的關鍵，乾隆帝在這一天下詔恢復漢家衣冠朝儀，斥退滿族王公大臣，換句話說，光復大漢河山，就是在這一天，那知道劉鏞去了不久，天色還未放明，他便坐了轎子回來，說皇帝突然染了重病，罷朝三日，史存明一聽之下，面色大變！

岳金楓低聲問道：「事情怎的會這樣糟？難道皇帝發生變卦嗎？」孟絲倫道：「這變卦是兩方面的，一方面是皇帝本身主意變卦，另一方面是朝上形勢發生變卦，給皇太后制了機先，不能動彈！」史存明急忙說道：「我看是朝上情形發生變卦居多，咱們怎樣應付這個突變的局面，冒險再進皇宮去呢？還是三十六着？走爲上着？」金弓郡主沉吟半晌，方才說道：「大丈夫要成功大事，非要冒險不可，今天晚上，咱們到大內走一遍吧！」史、岳兩人唯唯諾諾。

這天晚上，月黑風高，星稀雲暗，天色才交二鼓，三條飛鳥也似的人影，由劉鏞的學士邸裏飛掠出來，疾同風馳電掣，直向紫禁城奔去，恍眼之間，已經到了御城河前，那御城河本來名叫做桶子河，環繞禁城，河岸有三丈闊，沿着城河旁邊，還有侍衛瞭望看守，等閒身手的人，也不容易飛渡，不過史存明、孟絲倫、岳金楓三個人的武功，自從隱居天山以來，心無旁騖，朝夕苦練，已經到了爐火純青地步，所以他們竄過御城河的時候，沒影無踪，連守望的侍衛，也是懵然不覺，史存明三人不

費吹灰之力，混進了紫禁城，二十多年以前，史存明爲了刺探香妃的消息，曾經到過清宮一次，（見拙著「西域飛龍傳」）不過那時候是匆匆來去，驚鴻一瞥罷了！並沒有留下深刻的印像，現在雖然崔護重來，對皇宮大內的一切，完全陌生，岳金楓和金弓郡主呢？更加不用說了！祇見紫禁城內，宮殿櫛比，樓宇連雲，琉璃瓦的建築物，以及亭臺樓閣，花池水榭，浩如烟海，史存明三人置身其間，簡直是如入山陰道上，目接不暇，不分東西南北了！岳金楓道：「史大哥，皇宮地方這樣浩瀚，咱們怎樣找得着乾隆帝，還是捉一名太監來問個清楚吧！」

金弓郡主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捉太監嗎？沒有用處！」岳金楓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「太監是服侍皇帝的，拿着他一定可以迫出皇帝的下落，怎會沒有用處？」孟絲倫嗤的一笑道：「岳兄，你真個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，紫禁城裏

一共有多少太監，你不知道不知道？」岳金楓愕然道：「哦！太監數目多少？跟咱們刺探皇帝消息有甚麼相干呢？」金弓郡主笑道：「怎的沒有關係？紫禁城裏一共有三千六百多名太監，太監也分做許多部份，有尙衣監、有御馬監，有慎刑



值殿衛士面門打到。

司，還有大內府總管的，除了這些分別之外，各有各的職守，慈寧宮的太監，不能够混入乾寧宮，乾寧宮的太監，不能够進入坤寧宮，比如服侍皇帝的太監，不能够跟服侍皇后的太監混淆，有許多太監在宮裏一生一世，不會見過皇帝，試想一想，單是拿一個小太監，那有甚麼用處！」岳金楓估不到皇宮裏面的事情，這樣繁複，不禁吁了一口氣道：「哎呀！」

史存明正在驚詫自己的妻子，對皇宮的一切，居然這樣熟悉，剛要開口詰問，冷不防背後傳來一聲叱喝，有人厲聲



金弓郡主纖手陡的一揚，噯噯，兩點寒星向那二名

問道：「前面是甚麼人，口號！」

這一下突如其來，史存明和岳金楓兩人出其不意，嚇了一跳，金弓郡主却是鎮靜異常，斜眼向後一望，原來他們三個人恰好站在一座六角涼亭前，涼亭後的牡丹花叢旁邊，不知那個時候，現出兩個身材高大的侍衛來，這兩個侍衛的漢語十分生硬，一望而知，是宮廷裏面的滿洲衛士，孟絲倫向史存明使了個眼色，扭頭向那兩個滿洲侍衛喝道：「我們是慈寧宮派下來的宿衛，你們瞎了狗眼嗎？自己人也大驚小怪！」

這兩個滿洲衛士一個名叫修甲虎，一個叫白騰龍，全是乾清宮的值殿衛士，聽見孟絲倫這樣一說，不禁愕了一愕，慈寧宮的衛士，是負責保護皇太后的，怎會到御花園裏來？修白兩人還要喝問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！孟絲倫纖手陡的一揚，嗤嗤，兩點寒星向他們劈面飛到！

原來金弓郡主跟這兩個滿洲衛士對答的時候，已經伸手向彈囊裏，掏出兩顆鐵彈，撮在指尖，趁對方畧一分神之際，纖指一彈，這兩顆彈丸破空飛出來，猛向這兩個滿洲衛士的面門打到，修甲虎白騰龍的身手也十分了得，對方的彈丸才一破空打出，他們立即把頭一低，使了個「風吹垂柳」的身法，分開左右一閃，避過彈丸，那知道金弓郡主發出這兩顆鐵彈，不過是個信號，修白兩人扭身閃避的剎那，史存明岳金楓兩位大俠，已經發動攻勢，雙雙把身一聳，疾如迅雷，向修白兩衛士飛身進撲。史存明在對方現身的時候，已經暗裏運足三陰滅陽掌的氣勁，人剛離地躍起，掌勁已經隔著花叢打出，嘩啦啦的一响，掌風把叢裏盛開的牡丹花，連枝帶葉掃折了一大片，直飛起來，花瓣花葉飛濺到修甲虎、白騰龍兩人的身上，雖然隔著衣裳，兀自刺得隱隱生疼，史存明一平左掌，使了着「天女橫戈」，砰的一聲大响，把修甲虎打得頭下腳上的飛起來，拋出兩丈多遠，摔了個重重的跟斗，連咬嘴也沒有半聲，便自暈倒在地！

另外一個滿洲衛士白騰龍，也吃了同樣的苦頭，岳金楓向他撲來，白騰龍在匆忙之中，還能够把腰刀拔出鞘外，颯的一刀，用了着「草掩白蛇」，向岳金楓攔腰砍到，岳金楓不慌不忙，祇一撲膝上步，避過刀鋒，左手二指閃金似的穿出，抵住刀背，往回裏用力一推，別小看這二指外推之力，正是武當內家正宗「鐵指禪功」，白騰龍陡覺手腕一震，砍出去的刀鋒，倒甩回來，撞向自己腰肋，這衛士大吃一驚，正要縱身旁竄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岳金楓雙肘一橫，使出大擒拿手，左掌搭住白騰龍的肩頭，右手抓牢了對方的腕臂，用力一扭，勢如絞花，拍拍兩响，白騰龍吱吱半聲，雙手腕骨完全扭脫了筍臼，撲通咕冬，仆倒地上！岳金楓伸脚尖一蹴，踢中了他的「白海穴」，白騰龍身子立即發麻，再也不能够動彈了！金弓郡主笑道：「岳大哥使得好擒拿法！」

史存明也把修甲虎點了穴道，順手倒提起來，正要拋入牡丹花叢，孟絲倫叫了一聲：「慢着！」她向史岳兩人說道：「難得這兩個傢伙自行送衣服到來，咱們不會剝掉了他的老虎皮，冒充衛士，混進深宮去嗎？」岳金楓恍然大悟道：「有理有理！咱們剝了他的服飾，假扮衛士！」他和史存明一齊動手，把修白兩人的侍衛衣服，脫了下來，穿在自己身上，好在身材一般高矮，穿了也還合身，史存明又在這兩個滿洲衛士的身上，搜出兩塊腰牌，是綠玉雕琢的，鑄着一些滿洲文字，立即交給岳金楓，每人帶了一塊，笑道：「有這兩面腰牌，咱們在這紫禁城裏，便可以暢行無阻了！」

（欲知後事如何，請看第九集。）

萃文樓主著

塞外呼拉鞭

• 全四集 •

刀槍劍戟等十八般武器，並未包括塞外的呼拉鞭，其實『呼拉』是蒙古土語，『呼拉鞭』即是長鞭，是蒙古人牧馬用的，經過蒙古武師們精益求精，遂成為獨門絕技。直至朱明中葉，已盛行關外。因為『呼拉鞭』法，創自蒙古，揚威大漢，故武林術語，稱之為『塞外呼拉鞭』，本書主角白爾特，乃蒙古英雄，挾鞭入關，打遍中原，『呼拉鞭』之名，乃馳譽武林，論者稱為第十九般武器。

天 心 插 圖

每集五萬餘字

售價港幣八毫

高天亮著

鞭聲動南北

• 全十六集 •

高天亮先生之最長篇巨著，是『鞭聲動南北』，刻劃書中人物個性最成功的，也是『鞭聲動南北』，未看完本書，使人為女主角憤憤不平，但看完後，即令人拍案叫絕。本書以武林俠士為經，以兒女私情為緯，却迥異一般武俠小說，也不同一般愛情故事，結構曲折，愛恨交織。

天 心 插 圖

每集五萬餘字

售價港幣八毫

歸風

最新武俠名著

天山猿女傳

全五集 經已出版

「天山猿女傳」為歸風先生最新精心著作，經香港、泰國兩地報章連續刊登，現由歸風君重新校訂，交本社出版。內容描述孟麗絲得天龍高僧傳劍後，與大藏派各同門鬥技，會盡各派高手之事蹟，故事曲折離奇，氣氛緊張，比劍鬥掌場面特多，其中橋段為以前「清宮劍影錄」等著作中所未曾道及者，本社保證讀者閱時不忍釋卷。現第四集經已出版，愛好歸風先生著作者，請勿失諸交臂。

允伉·插圖

每集五萬餘字

售價港幣八毫

金鋒著武俠小說

- 大澤龍蛇傳(全四集)……每集八角
西域飛龍傳(全四集)……每集八角
天山雷電劍(全六集)……每集八角
虎俠擒龍(全二集)……每集八角
冰原碧血錄(全八集)……每集八角
漠海雄鷹(全二集)……每集八角
嶗山七鶴(全四集)……每集八角
青門鴛鴦劍(全八集)……每集八角
血洗地獄島(1-10)……每集八角
子母離魂劍(1-9)……每集八角
猿山神劍(1-7)……每集八角

子母離魂劍 第八集

著作者：金 鋒

出版者：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

香港上環新街七至九號

電話：四八一七三

郵政信箱一五八六

電報掛號四〇一三

印刷者：環球印刷所

定價：每集港幣八角

版權所有翻印必究1750.76.160(2)

Printed in Hong Kong